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二十九

明 曹學佺 撰

名勝記第二十九

川北道

潼川州一

漢鄭縣三國志云先主入蜀攻劉璋遣諸葛亮等分定
州郡略地至鄭百姓以牛酒犒師於會軍堂山即此地

東廣漢郡後主置也十道記云廣漢之地有鹽井銅山之富蔬食果實之饒宋劉甲人物志序唐以前凡稱梓潼者即今之隆慶稱涪者即今之綿州惟稱郪及廣漢縣乃潼川也楊炯送梓州周司功詩御溝一相送征馬屢盤桓言笑方無日離憂獨未寬舉杯聊勸酒破涕暫為歡別後風清夜思君蜀路難盧照鄰送梓州高參軍還京詩京洛風塵遠褒斜煙霧深北遊君似智南飛我異禽別路琴聲斷秋山猿鳥吟一乖青巖酌空佇白

雲心王維送梓州李使君詩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
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漢女輸橦布巴人訟芋田文
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司空曙送崔校書赴梓幕詩碧
峯天柱下鼓角鎮南軍管記催飛檄蓬萊輟校文棧霜
朝似雪江霧晚成雲想出褒中望巴庸方路分李洞送
東川高僕射詩油幢影裏拜清風十里貔貅一片雄三
印鎖開霜滿地四門關定月當空泉浮山葉人家過詔
惹爐香鳥道通新起畫樓攜客上絃歌筵內海榴紅李

義山梓州罷吟寄同舍詩不揀花朝與雪朝五年從事
霍嫖姚君緣接座交珠履我為分行近翠翹楚雨含情
皆有託漳濱多病竟無憊長吟遠下燕臺去唯有衣香
染未銷元稹詩序元和四年三月七日予以監察御史
使東川往來鞍馬間賦詩凡三十二章秘書省校書郎
白行簡為予手寫為東川卷云 唐梓州參軍蘇榮丞
相味道之父到職授書鄉人曰頃注吏部州參子號縣
帶鄭名由來不涉老身併是婦兒官職孫光憲北夢瑣

言云西川人言梓州者我東門之草市也柳仲郢為東
川節度使美績流聞嘗語人曰吾仕朝廷三十年清華
備歷今日始與西川作市令耶人皆以為善謔 州治
名世堂畫司馬相如王褒揚雄嚴君平屈原陳子昂李
太白蘇子瞻八人皆蜀產而秭歸在蜀漢時為建平郡
故三閭得兼收之東坡送周正孺知東川詩為公掃棠
溪畫像或相繼自注云蜀中太守賢者無不畫像矣

元和郡國志州城宋元嘉中築舊潼川志云州之子城

上紅樓董璋時建碑目云後唐武信軍軍衙記廣政間
歐陽炯撰蓮花漏天聖中燕肅為守日置以候昏曉仍
自為記也 杜甫春日梓州登城樓詩行路難如此登
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迹有但羈棲江水流城郭春風
入鼓鞀雙雙新燕子依舊已銜泥孫樵梓潼移江記云
涪繚于郭迫城如幃淫漲秋狂突堤蕩廬榮陽公始至
則思所以洗民患乃鑿江東孺地別為新江東北注流
使水道與城相遠百姓利賴之魏了翁潼川府新城銘

云嘉定中永嘉曹君奉使按刑乃建治城隍且包牛峰
移西溪為久遠之計矣 通典云左帶涪水右挾中江
水經涪水出廣漢涪縣西北南至小廣魏與梓潼水合
注云小廣魏即廣漢縣地王莽更名曰廣信也經又云
梓潼水出其縣北界西南入于涪又西南至小廣魏南
入于墊江註云昔岑彭與臧宮伐公孫述從涪水而上
即此亦謂之內水也鄭谷東蜀春晚詩如此浮生更別
離可堪長慟送春歸潼江水上楊花雪剛逐孤舟繚繞

飛方輿勝覽云城東三里有東山寺一名普惠寺寺
有蘇公泉臨川門下瞰涪江志云隔江修阜如長城有
蘇公泉暨石塔在焉杜甫陪章梓州王閬州蘇蓬州李
果州四使君登惠義寺詩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
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巔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
解金印瀟灑共安禪魏了翁臨發潼上許侍郎奕提刑
餞於東山賦詩留別云人生出處亦何常又到涪江江
上鄉山色如逢故人語松聲仍作去年香紅裳大舶滿

清鏡翠潏白沙明夕陽未省此懽何日竟擬邀明月照
昏黃 李膺益州記云桃花溪在東三十里從涪城縣
南流入涪水也 本志云西郊有亭宋蒲規記以為蜀
相高平公所建杜甫有鄴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
弟赴成都詩 寰宇記云牛頭山在鄴縣西南二里高
一里形似牛頭四面孤絕俯臨州郭上有長樂寺樓閣
煙花為一方之勝槩方輿勝覽云鄴江源出銅山縣赤
岸溪遶牛頭山足入涪水亦謂之中江水也又云石谷

溪源出當州杜山下亦遶牛頭而入中水 九州要記
云牛頭山葛仙翁多遊於此今立寺與白獸山相連秦
時有白獸為害夷人射之因刻石於此山今遺像尚存
圖經云牛頭山永福寺據其頂廣化寺據其岡羅漢院
據其麓本志云永福寺梁武賜名長樂唐名靈瑞宋名
永福也杜甫上牛頭寺詩青山意不盡滾滾上牛頭無
復能拘礙真成浪出遊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何處
啼鶯切移時獨未休李洞秋宿牛頭寺詩月去簷三尺

川雲入寺樓靈山頽離衆列宿不多稠篆字焚初闕翻

經誦若流牕間二江冷簾捲半空秋話散松梢別碁終
竹節收靜增雙闕念高並五翁遊鶴夢生紅日雲門鎖
梓州望空工部眼搔亂廣文頭石室僧調馬銀河客問
牛曉樓歸下界大地一浮漚柳公綽題牛頭寺云一出西
城第二橋兩邊山木晚蕭蕭井花淨洗行人耳留聽溪
聲入夜潮 按靈瑞寺有浮圖隋開皇建王勃碑略云
牛頭山者廣漢之名峰也圓裔幾乎數里直上逾乎百

仞蒼岑隱嶙旁分玉砌之階碧洞逶迤下趣金陵之苑
因危立戶跨險分榮又于山頂別立浮圖每至兩江春
返四野晴初山川霽而風景涼林窻清而雲霧絕賞因
時并筆為神驅有情君子誰為捨乎 神僧傳云牛頭
山半有洞人傳八百里與眉州通曾有避罪者匿其中
後於青神中巖見之碑目云洞門寺一名天寧在牛頭
山麓舊鐫洞門字于窩側 本志云西五里三臺山下
有魯交洞交讀書於此即宋仁宗手錄其清夜吟者

盧照鄰集云梓州城南池亭者長史張公聽訟之別所也觀其巖嶂迴複州流灌注雲牕綺閣負繡堞之逶迤澗戶山樓帶金隍之繚繞信巴蜀之奇觀矣圓潭寫鏡光浮落日之津雜樹開帷彩綴飛煙之路藤蘿杳靄挂疎陰以送秋鳬鴈參差結流音而將夕百年之懽不再千里之會何常下客悽惶暫停歸轡高人賞玩豈輟斯文咸請賦詩六韻成章云爾照鄰得池字詩曰二條開勝跡大隱叶沖規亭閣分危岫樓臺遶曲池長薄秋煙

起飛梁古蔓垂水鳥翻荷葉山蟲咬桂枝遊人惜將晚
公子愛忘疲願得迴三舍琴樽長若斯杜甫宴章梓州
水亭詩云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芰荷吏人橋外少秋水
席邊多近屬淮王至高門薊子過荊州愛山簡吾醉亦
長歌 勝覽云堽率寺在南山一名長壽亦隋開皇建
即東坡詩所稱牛頭與堽率雲木蔚堆壠也林泉糾合
之勢山川表裏之形抽紫巖而四絕疊丹峰而萬變連
溪拒壑所以控引太虛蒸雲駕雨所以溫洩元氣此見

諸王勅本寺浮圖碑矣杜甫上兜率寺詩云兜率知名
寺真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庾信哀雖久
何顯好不忘白牛車遠近且欲上慈航文同題兜率寺
云簿領迷人喜暫閒聊尋古寺陟孤巒栢藏一逕中間
窄雲歛千峰四面寬遠目已將飛鳥過寸心更乞老僧
安若為借得禪房宿卧看龕燈一點殘寺內有文塚
銘云文塚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
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

馬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于文悲戚怨憤疾病嬉
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之為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
將以文為貴號文明代生植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
辰文乎旂常魚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於侯社
夏翟之羽文於旗旄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人雕
礱染練以供宗廟祭祀之用豈獨蛻也生知効用不及
時文哉然而意嘗獲助於天不獲助於人故其窮雖窮
無憾也當勤意之時不敢嚏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跂倚

嗜欲躁競忘之於心其祇祇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粲如
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
腐熬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透透迤迤則有如運
海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為文不得十如意少如意則
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勸之而必蹈散
之茫洋以為道演之浸潤以及物然後為農文之使風
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得其所
幽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

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於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
實得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
者有珠墨圍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之同人筮者曰
鳴於地中殷殷隆隆七日不復復來其天下昭融乎它
日更召龜而令之將聽襲吉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
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悶悶
土叶吉纍纍為塚則汲之兆乎峭峭為壁則魯之兆乎
且其占曰土之文為阿山為英華將不崩不竭為滋味

而傳乎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融為川瀆率其朝宗乎
華為百穀以潔祭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為墟壤
生芻橐以食牛羊乎化為泥塗甄陶以作器乎將塊為
五色而分封茅社乎流為樂為土鼓為木槎以泄其和
聲乎夷為都邑以興宮廟坎為洿池以澤生植乎祀為
壇竈乎窾為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嘗既不得為吾
用惟速化為百工之用慎母朽為芝菌以怪人自媚慎
母堅為金錢以作貨起爭慎母滴為釀泉以味乎謫口

慎母禱為城社以狐鼠憑妖慎母聳為良材以雕斲傷
性慎母萌為蘭茝以佩服見襲嗚呼介而為石使之服
言舒而為蟪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
巫以巾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視不汝醜在
口吻而來歸兮譽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崇文其
無舍乎舍非珠玉斂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
幽墟其塚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邱時大唐大中之丁
卯而戊辰之季秋銘云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維貞

將利其子孫乎按蛻字復愚唐懿宗朝為左拾遺上書
言令狐綯之子澹不宜為言官貶山陽令後寓居潼川
又北夢瑣言云劉蛻桐廬人早以文學進士其父嘗戒
之曰任汝舉進取窮之與達不望於汝吾沒後慎勿祭
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蛻後登華貫
出典商於霜露之思於是乎止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
之命蜀禮部尚書纂即其息也常為同列言之益部談
資云文塚庭前古栢數百株皆虬枝而龍幹矣 通志

云州南五里印臺山趾方而頂圓故名其右三四里有
落馬崖昔有易玄子乘馬至此馬化為龍躍入江興
地紀勝云州南七里有鶴林寺杜詩牛頭望鶴林梯徑
遶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傳燈無白日布地有
黃金休作狂歌客回看不住心碑目云王勃庾信護
聖寺碑在城北本寺內又云唐護聖寺鐘銘龍紀二年
節度使顧彥暉鑄有銘又云護聖寺水陸淨土巖北有
甘泉亭碑李潮八分書又云甘泉寺誓屏碑李邕書又

云護聖寺彌勒崖佛頌唐大中年東川判官李商隱文
高僧傳云梓州城北有白門蘭若在長平山即北山
也山長而平故名碑目云梓州官僚磨崖贊唐武后時
司法參軍楊炯作在北崖字十六七磨滅不可讀炯又
為北山惠義寺銘曰長平山兮建重閣上穹隆兮下磅
礴紛被麗兮駢交錯儼靈相兮沖寂寞誰所為兮天匠
作杜甫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分得峰字詩云冉冉
谷中寺娟娟林表峰闌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騎馬行

春徑衣冠起晚鐘雲門春寂寂此別惜相從

射洪縣

李膺益州記云婁樓灘東六里有射江土人語訛以江為洪後周從俗因改射洪矣注水經云涪江水又東南合射江志云縣東十五里射江源自劍州歷梓至獨坐山下與涪江合流也楊用脩雜字韻寶云硤大壑也俗省作洪川中之射洪徐州之呂梁洪義皆取此其言不知何據然按寰宇記云萬頃澤田在通泉縣東北二

十二里澤內方萬頃則亦與大壑之義近矣通泉今併
當縣 陳子昂故宅在東武山下本集云子昂四世祖
陳方慶好道隱於此有唐朝道觀址而真諦寺在其左
有暉上人者子昂與之往還本集酬暉上人夏日林泉
詩云聞道白雲居窈窕青蓮宇岳泉流雜樹石室千年
古林臥對軒窗山陰滿庭戶方釋塵勞事從君襲蘭杜
又酬暉上人秋夜山亭有贈詩云皎皎白林秋微微翠
山靜禪居感物變獨坐開軒屏風泉夜聲絕月露宵光

冷多謝忘懷人塵憂未能整又酬暉上人獨坐山亭有
贈詩云鐘梵經行罷香牀坐入禪巖庭交雜樹石瀨瀉
鳴泉水月心方寂雲霞思獨玄寧知人世裏疲病苦攀
緣又暉上人房餞齊少府使入京府序云永淳二年四
月孟夏東海齊子官于此州雖黃綬位輕而青雲器重
故能委邦君而坐嘯屈刺史而知名屬乎鑾駕巡方諸
侯納貢將欲對揚天子命我行人執玉帛而當朝擁騶
駟而戒道指途河渭發引岷嶓粵以丙丁之日次於暉

公別舍蓋言離也爾其巖泉列坐竹樹交筵吐青藹於
軒窗栖白雲於左右參差池榭亂山水之清陰繚繞階
庭雜峰崖之異勢入禪林而避暑肅風景於中庭開水
殿而追涼徹氛埃於戶外瑤琴合奏翠竿時行譚窈窕
於天人極留連於晷刻既而歡樂極良晨征攀白日而
不迴唱浮雲而告別山光黯黯凝綠樹之將曛嵐氣沉
沉結蒼雲而遂晚雖同交未阻風月可留岐路方乖關
山咸恨嗟乎朝廷子入期富貴於崇朝林嶺吾棲學神

仙而未畢青霞路絕朱綬途遙言此會之何時願相逢
而誰代永懷千古豈知仁者之交凡我三人盍崇不朽
之迹斯文未喪題之此山同疏六韻云爾 碑目云陳
拾遺故宅有趙彥昭郭元振題壁杜甫過陳拾遺故宅
詩云拾遺平昔居大屋尚脩椽悠揚荒山日慘淡故園
煙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
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
昭超玉價郭振起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鉤連盛事

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圖經載
陳拾遺建德碑大厯六年趙儋代梓州鮮于刺史作予
過縣之東門闌闌中榜曰唐拾遺陳公宗祠想必其後
遷徙入城者 子昂讀書在金華山志云上拂霄漢下
瞰涪江有玉京觀在本山上方輿云東晉陳勲學道山
中白日仙去梁天監中建觀有唐明皇所鑄老君像陳
拾遺祠中有盧藏用祭文陸魯望云枝峰蔓壑秀氣磅礴
不啻神仙登臨也觀至有宋治平二年賜號玉京延

祐元年道士陳若海重脩二年歲次乙卯九月丙午朔
重九日甲寅前渠州學正杜文炳記本集春日登金華
觀詩云白玉仙臺古丹邱別望遙山川亂雲日樓榭入
煙霄鶴舞千年樹虹飛百尺橋還疑赤松子天路坐相
邀杜甫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迹云
涪右泉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繫
舟接絕壁杖策窮濛洄四顧俯層巔澹然川谷開雲嶺
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露裏仙人來陳公讀

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為我起激烈傷雄材
盧藏用贊曰岷山導江回薄萬里浩瀚鴻溶東注
滄海靈光氛氲上薄紫雲其瑰寶所育則生異人
於戲才可兼濟屈而不伸行通神明困於庸豎子
曰道之將喪也命矣夫

其相近者為黃溪志云在縣北一里即黃初平叱石成
羊處為上方寺志云北關外唐有釋氏文公知名杜
甫贈之詩云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俯視萬家邑烟
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禪龕

只晏如 為石鏡寺志云在縣北二里金華山之側廬
照隣詩古墓芙蓉塔神銘松柏烟鸞沉仙鏡底花沒梵
輪前銖衣千古佛寶月兩重圓隱隱香塵夜鐘聲徹九
天按寺宋淳熙間復建至今成化三年僧繼圖于草莽
中得古碑字漫滅不可攷惟存一詩云昔日朱輪守經
過野寺家柱間留墨跡泉下隔年華雲去空雕檻風來
捲碧沙江山雖似畫每到動吁嗟繼圖因遺址重脩
其稍遠者益部談資云射洪北三十里山巖迴合梯磴

逶迤谷口石刻風磴雲門四字乃唐何將軍山林也杜
少陵與鄭廣文同遊處矣少陵早發射洪縣南詩寒
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蓋指通泉路也子昂之墓在
獨坐山寰宇記云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周迴一里高
一百丈卓然孤峻南枕涪梓二水志云此山似人巍然
獨坐故名在縣南十五里盧藏用題曰道喪千載而得
陳君子昂耶廷謂詩魂逐東流水墳依獨坐山按此
山東北有公成山唐時梓潼官吏掘得石龕龕中有尊

像一真人六獅子昆侖各二于時王維為留司表賀略云是聖祖見於萬春鄉語絳都人而指其處也周流六虛言於晉而驗於蜀混成一氣出於有而入於無未達齋心初迷三里之霧既符真氣俄成五色之雲山腹洞開仙容儼若萬物今覩于劫未逢矣其近者為懸巖山寰宇記云在縣南一十五里遠望懸崖皎如白雪舊名白崖山天寶三年勅改梓州志白厓即玉屏山下有陸使君祠使君諱弼梁代謫瀘州刺史卒於官櫬過射

洪之玉屏山而舟覆瀘人哀之為立廟於此土人呼曰
白崖廟宋世賜號顯惠梁書有傳即陸放翁所云以杜
詩為籤譜往往有驗者詳見詩話中 為龍門洞志云
在卧龍山右里許宋良菴先生隱處紫岩張公嘗訪之
大書龍門二字左有紫岩叟圖書又其下題云淳熙戊
申仲冬十三日秦國張煜自翠麓縱步良菴龍門獲覩
先公大師魏國忠獻遺跡江山增重矣煜敬拂塵不勝
感慨 為全真觀志云縣南二十五里全真觀有古柏

形如卧龍又名木龍觀 遠之為乾明寺志云治南五
十里唐貞觀間僧慧悟開山宋熙寧中僧居信建王安
石贈以詩云如今別我去成都始覺吾師道更殊坐看
空中雲與鴈五湖明月一輪孤寺中有御書閣其下為
堂庭可容百人柱皆連抱兩山盤礴檜栢森然此知軍
州事陳鵬所記矣已上是通泉西界 高僧傳云通泉
縣西山有大佛像高百三十尺兩邊泉流唐貞觀慧震
所鑄也 有歸雲洞志云在縣南五十里洞深四丈五

尺廣八尺餘其高如廣之度中有石榻二石龕二茶竈石碁局各一宋岑象求先生讀書處按象求通志稱中江人第進士官至侍講出將指使入侍經筵存心制行為士所矜式也 又遠之百里則沉水出焉為普通泉縣治矣黃澣名川大浸名寺皆取流泉交注之義也寰宇記云沉水在通泉縣北即漢臧宮破公孫述將延岑處又云通泉山在縣西北二十里東臨涪江絕壁二百餘丈水從山頂湧出下注涪江湧泉郡故城在此老杜

通泉驛詩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烟畔一川何綺麗盡日
窮壯觀楊天惠連鰲閣記通泉為梓名邑江山秀潤土
田平夷蓋俱詠歎其美也 碑目云晉雲南太守段宗
仲德政碑在通泉縣碑在墓下又云唐薛稷書慧普寺
三字方徑三尺筆畫雄勁在通泉壽聖寺聚古堂按慧
普寺梁大同中建初造彌勒下生一座相好端足唐貞
觀年放光戶牖皆明燭人稱異焉王勃頌曰長江舊域
廣漢遺區川分潼峽塞接岷渝閭閻四會亭障咸紓爰

開寶地實控名都霞墻百雉雲霓四注紫闕尋烟蘋樓
結霧波流虹起雷奔螭步網罩星鶉璫栖月兔靈機藻
絳禪室安閒琤金範玉舉翠浮丹神功不夜虛室長寒
光起有色貺出無端清露花徑飛泉葉戶礪綠苔秋山
蒼樹古茫茫庶類巍巍淨土鶯鷺同歸華夷共聚第一
義諦寥廓法門迹離生滅思舉乾坤情迷則復道在為
尊唯名與器萬古長存 張彥遠名畫記云薛稷畫鶴
在通泉縣署屋壁後老杜詩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

即此處也唐詩紀事郭元振神龍間尉通泉任俠使氣
不事小節武后召欲詰問既與語奇之索所為文章上
寶劍篇后覽之嘉歎杜甫過代公宅詩豪傑初未遇其
跡或脫略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衮冕直氣
森惟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我行得遺跡池館皆
疏鑿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漠志云郭代公墓在通泉
縣東按普惠寺小園有代公姬薛氏殯地陳子昂為誌
銘矣予觀李知幾義冢偈信達者之言也併錄之偈

云佛子初出母胎時云何便有人我相布施慳貪分兩種是義不義相對治恩怨一墮於有情親愛路人生異見我今施汝大屋宅與汝普懺諸有情同舟胡越遇黑風忽然得此大洲島熙熙于于相勞問語笑相接如一家佛子便當具正見此本無情而相聚不作思惟能相忘此義廣大無情故彈指贊歎諸佛子願如流水大池魚同日上生忉利天受諸天子大快樂長者亦以無情施是故不名為義者淳熙二年九月己卯朔朝散郎前

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李石撰 右方舟先生所述射洪
雍氏義冢記 邑士高君喻持以相示乃為記曰 骨肉斃
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此神之著也夫
生於土歸於土雖物理之常要其死而不忘者其神存
也若專冥漠之中輪轉且久一旦得塊土掩骼所托何
厚若猶有知而不昧歸趣吾將以觀其復而為生生化
化之候 淳熙丙申甲寅迪功郎潼川府射洪縣主簿管
學事韓南杞謹跋

蜀中廣記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三十

明 曹學佺 撰

名勝記第三十

川北道

潼川州二

蓬溪縣

縣有三興之號晉爲晉興又爲巴興唐爲唐興也有赤

城山神君之跡著焉有青石山鄧芝之墓存焉有長江
賈島之祠設焉 按赤城山在治東一里中峰蔚然左

右環拱上有七曲老人祠高臺五層山皆赤土張神君
解道德經于此產九節菖蒲也蓬萊溪遶其下流入涪
江縣以溪名唐天寶年置舊爲唐興矣 青石山昔置

青石縣即晉興縣也有祠甚嚴九州要記云天下青石
無加於此可爲鐘磬華陽國志曰鄧芝征涪陵見玄猿
緣其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子拔其箭捲木葉

塞其創芝嘆曰吾傷物之性其將死矣見此山之美後
遂葬焉李膺益州記云青石嶺有九折亦名九節嶺九
嶺之溪水出焉碑目云青石縣九節鎮金地院有孝童
孝女碑志云九節鎮在縣東南百里與合州聯界長
江後魏置縣即巴興縣也賈島送僧詩云久住巴興寺
如今始拂衣欲臨秋水別不向故園歸島蓋主簿是縣
者寄令狐相公云策杖馳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可
到行客替生愁有明月山在縣西南二里島詩云言心

俱好靜解署落暉空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桐長江微
雨後明月衆星中若任遷人去西溪與剡通 志云浪

仙有墓在焉杜荀鶴詩謫宦自麻衣銜冤至死時山根
三尺墓人口數聯詩仙桂終無分皇天似有私暗松風
雨夜空使老猿悲唐安錡詩倚恃才難斷昂藏貌不恭
騎驢衝大尹奪卷悞宣宗馳譽超先輩吟詩下我儂司
倉舊曹署一見一心忡曹松詩先生不折桂謫去抱何
冤已葬離燕骨難招入剡魂旅墳低却草稚子哭勝猿

冥漠如搜句宜邀賀監論薛能詩云賈子命堪悲唐人
獨解詩左遷今已矣清絕更無之畢竟吾猶許商量衆
莫疑嘉陵四十字一一是天資李洞詩一第人皆得先
生豈不銷位卑終蜀土詩絕占唐朝旅葬新墳小魂歸
故國遙我來因奠灑立石用爲標李頻詩秦樓苦吟夜
南望只悲君一宦終遐徼千年隔旅墳恨聲流蜀魄冤
氣入湘雲無限風騷句時來月下聞弘秀詩燕生松雪
地蜀死葬山根詩僻降今古官卑悞子孫塚闌寒月色

人哭苦吟魂暮雨滴碑字年年添蘚痕崔塗詩云雕琢
文章字字精我經此處倍傷情身從謫官方沾祿才破
椎埋更有聲過縣已無曾識吏到廳空見舊題名長江
一曲年年水應爲先生萬古清劉滄詩云塵室寒窓我
獨看別來人事幾凋殘晝空蕭寺一僧去雪滿巴山孤
客寒落葉墮巢禽自出蒼苔封砌竹成竿碧雲迢遞長
江遠向夕苦吟歸思難鄭谷詩云水遶荒墳縣路斜耕
人訝我久咨嗟重來兼恐無尋處日落風吹鼓子花黃

滔詩云曾搜景象恐通神地下還應有主人若把長江
比湘浦離騷不合自靈均張贍詩云生為間代苦吟身
死作長江一逐臣可是當時少知己不知知己是何人
宋龔鼎賈浪仙祠堂記云唐韓退之善爲歌詩導性
情一時相從者如孟郊張籍最號友善而浪仙學詩于
劉又晚得偕與二子游頗以才調相推高雖然觀其風
致清澹得之自然誠亦郊籍之儔故後世學者語騷雅
之流裔孰敢外三子焉浪仙由長江徙官安岳而卒于

會昌三年凡爲編次其詩者二人許彬者謂之小集而天仙寺浮屠無可謂之天仙集當時之人有可名者烏俱請之讚天仙集傳之既久反以讚爲退之之辭然退之前後二集皆所不載及得李洞句圖序質之然後信其非也浪仙于舊史無傳邇來朝廷新其書遂得附名于退之後而頃歲居官者署祠堂于蜀土神廟廡之次今伯氏實佐令長于是邑嘗議其堂雜與神居非所宜也而尉有西圃者在唐爲主簿之解址誠得遷其舊構

更以繪像無撓邑人於義何有既遂經畫而就之其屋
不華而完其地不興而清兩傍封植筠栢鬱然嗚呼浪
仙沒距今二百二十餘歲矣名始著于史策而其遺貌
又得宅于故處迺知士之能蹈善雖日用之遠必有爲
黼黻其迹者今幸爾副其身後之所待措之無窮宜不
復恨矣而伯氏遠以書諭俾文其實且使後人知改作
之有由也 碑目云招隱洞在長江縣南二十里內有
唐負半千題字可搨舊長江縣南二十里有唐磨崖金

剛經圖

又云長江覺苑寺有唐元和十二年遂州刺

史張九宗撰鑄鐘記併書

異物記云蓬溪西北長江

縣界古有珠玉村其下爲珠玉溪又有火井在長江縣
客館鎮之北二里伏龍山下地窪若池以火引之則有
聲隱隱然發于池中少頃熾炎夏月積雨停水則焰生
水上水爲之沸而寒如故水涸則土上有焰觀者至焚
其衣裾也 舊唐興縣客館設于此杜甫記云中興之
四年王潛爲唐興宰修厥政事始自鰥寡憫獨而和其

封內非侮循循不畏險膚而行而壹咨于官属于羣吏
于衆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館上漏下濕吾
人猶不堪其居以容四方賓賓其謂我何改之重勞我
其謂人何咸曰誕事至濟厥載則達觀于大壯作之開
閔作之堂構以永令圖崇高廣大踰越傳舍通梁直走
鬼將墜壓素柱上承安若泰山兩序旁開發洩霜露潛
覲深矣步櫺複雷萬瓦在後匪丹雘爲實踈達爲迴廊
南注又爲覆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度少劣直左

階而東封殖修竹茂樹挾右階而南環廊又注亦可以
行步風雨不易謀而集事邑無妨工亦無匱財人不待
子來定不待方中宿息井樹或相爲賓或與之毛天子
之使至則曰有人焉某無以粟階州長之使至則曰某
非敢賓也子無所用俎四方之使至則曰子貺某多矣
敢辭贄或曰明府君之侈也何以爲人皆曰我之爲人
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不知其私室之甚薄
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歛乃至館之醯

醢闕出于私厨使之乘駟闕辦于私廐君豈爲亭長乎
是躬親也若館宇不修而觀臺榭是好賓至無所納其
車我浩蕩無所措手足獲高枕乎其誰不病吾人矣玼
瑕忽生何以爲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乎先覺矣杖之朋
友嘆曰美哉是館也成而人不知人不怒解署之福也
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爲是
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爲是日辛丑歲秋分大
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已

中江縣

眉山程建用與蘇子瞻書云中江於東蜀號爲劇邑以
衰拙臨之始至若無暇泊半年而滯獄清期年而庶事
稍就叙乃謀葺亭臺池館之舊則西園之勝有環翠亭
焉亭面北而枕南相傳以薛公田所建也亭前兩株桐
挺直無節目高二丈餘枝葉扶踈亭後甃石爲山傍植
紅蕉三面控掩以墻墻間列詩碑皆歷公與其子球任
本路憲日并歷政諸公之所作也袤百有五十丈曰養

閒亭亭之後爲頤正堂夾堂植花萼堂之東爲潛閣閣
之前牡丹數叢深紫色此蜀花之鮮有也閣後懸窓窓
外竹百餘本紫如葦纖如筍森如束高出簷際皆廖公
子孟創植文公同爲之記其亭雄壯冠於邑居西有臺
高大餘榜曰觀風登臺倚欄其南北與西境山川歷歷
可觀惟東則爲亭屋縣樓之所蔽西有棲妙山山有洞
田真人所名也今爲集虛觀古記云此地舊多惡虫蛇
唐廣德中真人自南陽來卜居其地遂絕此患南江自

繇之神泉縣來衝山足已而東走百五十里至郡城下
合涪江東江來自涪城歷馬橋鎮過五成山至玄武山
下入於南江二江之水冬或可涉夏秋積雨徃徃漲至
數丈爲墊溺之患歷政禦以隄防惟廖公有碑亦與可
之文也五成在邑之艮地山頭有二圓崖高徑各丈餘
俗號挺眼以邑民多頑悍稟賦於是前令修堤命匠者
塊之以爲堤址今無矣觀山之壯而詳其名則五成者
取爲壇五成之義今以成爲城蓋誤也玄武在邑東其

山周回三里六屈三起有龜蛇之象昔之邑名與山皆
取於此僧寺枕其麓榜以大雄而玄武之象實寓其中
其下有淵淵前後石大如拳小如彈連延五七里有龜
甲之文者近年又有蛇蟠之形者濱江之民三四琢之
以售於好事者此物理之不可考也觀風臺之南有一
亭亭壁塑亂山榜曰栩栩巖取夢蝶之義昔官於此者
或譏其晝寢彼固以此爲名建用因而廣之以塑我眉
而致其意焉建用昔寓我眉六七年歸吾鄉而卜居於

北郊則又遠與之相直每春晴秋曉則夫蒼翠嶺嵒巍
然當吾廬之門自從官於茲別是山也不爲不久而歸
遊未有期故形於塑塑匠邑民也亡慮百餘人凡兩川
釋官老廟之象與夫豪貴之家欲狀山川禽獸草木之
類莫不出於邑匠選其匠之尤者而指示以圖於是曲
盡其妙自公之暇近而觀之由其足而循之以至於頂
磴道橋閣相属如線僧寺山洞皆如其地蟄雷之穴光
相之巖枯木飛瀑鮮不悉備恍然以爲昔年之旅寓也

遠而觀之瑣碎不能分而大勢橫抹天半忽然以爲出
吾廬而倚衡門也嗟夫玩其塑以爲眞其迷可笑然窮
其眞亦何異於塑而玩之者未能離形骸之內則眞與
塑何所往而非迷況區區之迹旅寓之年與夫去北郊
之居逾二紀矣淒然傷齒髮之暮而彼崔嵬者不失其
故不知眞冥中去者彼亦不得而遯此于道未明者之
所爲豈可以累於通人哉建用欲易栩栩之名而記其
所以塑壁之意恨才力之不逮故舉一邑之大槩以似

明公雖最爾之地不足以掛文翰亦願明公命一名撰一記使不才之人得以附諸末幸也東坡荅書云軾啓自別永久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獨吾兄不忘疇昔時枉遠書感忤不可言讀別紙所記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遠書不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飯叫饑聊發千里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文同中

江縣新堤記云縣爲江所環故名之按縣東西有二橋
河水所經西橋河自縣州來者逕羅江縣至此始可舟
古巴歌云豆子山打瓦鼓陽平山撒白雨下白雨取龍
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即此水也
志云西橋河邊有洗墨池水色如墨唐文如海註南
華經於此 碑目云游遷觀老君碑田眞人殿記俱在
中江縣西集虛觀蜀廣政六年立志云昔南陽田眞人
寓栖妙山修煉每江漲往來水上如履平地廣德中於

市南石橋上輕舉矣集虛觀在縣西一里宋縣尉車彥
遠有記杜甫詩凱州城下湍水流凱州城隅多古邱集
虛道人不復見白雲西北多悠悠方輿勝覽云勾溪
廟即天齊王祠蘇子瞻詩遙知勾溪路老稚相扶擁看
畫古叢祠百恠朝幽拱通志云勾溪廟在中江治西祀
隋凱州守李直之按直之字正叟本長安人刺史凱州
興學設教化行俗美末年上疏乞骸骨隱銅官山童稚
歌曰我知古凱州今日得李侯李侯切莫去此地可無

憂東橋河自涪城來者即中江也李膺益州記云蜀漢五城縣立此水濱在三嵎山之東華陽國志云郡東南有水通于巴漢時置五倉發五縣民尉部主之後因以爲縣注水經云涪水又南枝水出焉西逕廣漢五城縣爲五城水是矣本志云城東寧國寺在廢五城縣側隋大夫趙才司功牟德建宋秘書丞萬當世記併贊存焉東西二水至玄武山下合而東南流九州要記云玄武山一名赤雀山一名宜君山山有麈尾入貢又

華陽國志云玄武山一名三嵎山在縣東二里其山六
屈三起出龍骨傳云龍升其山值天門閉不達死於此
後沒地中民掘取其骨入藥 唐詩紀事王勃盧照隣
邵大震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旅眺倡和絕句詳見詩話
中盧照隣宿玄武山詩云方池開曉色圓月下清陰已
乘千里興還撫一絃琴杜甫題玄武禪師屋壁詩何年
顧虎頭粉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錫飛常
近鶴杯渡不驚鷗恍若廬山路眞隨惠遠遊本志云玄

武山即大雄山也聖水泉出焉王勃集謂玄武山有聖
泉焉浸淫歷數百千年東巖泌湧接磴分流下瞰長江
沙堤石岸咸古人遺跡也茲乃青蘋綠芰紫苔蒼蘚遂
使江湖思遠寤寐寄託既而崇巒左披石壑前縈丹嶸
萬尋碧潭千頃松風唱響竹露熏空瀟瀟乎人間之難
遇也方欲以林壑爲宮室琴樽爲日用嗟乎古今不改
方深川上之悲少長同遊且盡山陰之樂盍題芳什共
寫高情得泉字詩曰披襟秉石磴別籍宴深泉蘭氣薰

山酌松聲韻野絃響飄垂葉外香度落花前興盡林塘
晚重巖起夕煙 子安人有題玄武山道君廟詩序云
吾之有生二十載矣雅厭城闕酷嗜江海嘗學仙經博
涉道記知軒冕可以理隔鸞鳳可以術待而事親多衣
食之虞登朝有聲利之迫清識滯於煩城仙骨摧於俗
境嗚呼阮籍意疎嵇康體放有自來矣常恐運促風火
身非金石遂令林壑交喪煙霞板蕩此僕所以懷泉塗
而惴恐臨山河而歎息者也粵以勝友良暇相與遊於

玄武西山廟蓋蜀郡三靈峰也山東有道君廟古者相傳以名焉爾其丹壑叢倚玄崖糾合俯臨萬仞平視重玄杳冥之絕境屬芬芳之暮節玉房跨霄而懸居瓊臺出雲而高峙亦有野獸羣狎山鶯互轉崇松埒巨栢爭陰積瀨與幽湍合響耿耿焉逸逸焉王孫何以不歸羽人何以長往其玄都紫微之事耶方歛手鐘鼎息肩巖石絕視聽於寰中置形骸於度外不其然乎時預乎斯者濟陰鹿弘肩安陽邵令遠耳盍詩以言志不以韻

數裁焉詩曰源水終無路山阿若有人駟羊前動石走
兔欲投巾洞晚秋泉冷巖朝古樹新斜崖連鳥翅疊磴
上魚鱗化鶴千齡早元龜六代春浮雲今可駕滄海遂
成塵其二云振翮疲霜冷征月佇天潯回鑣凌翠壑飛
軫控青岑巖荒靈竈沒澗毀石渠沉宮闕雲間近江山
物外臨玉壇栖暮液珠洞結秋陰瀟瀟離俗影擾擾望
鄉心誰憶山遊好徒傷人事侵又有遊廟山賦序云玄
武山西有廟山東有道君廟蓋幽人之別府也長蘿巨

樹捎翳雲日王子馭風而遊泠然而善益懷霄漢之舉
而忘城闕之戀矣思欲攀洪厓於煙道邀羨門於天路
仙師不存壯志徒爾俄而泉石移景秋陰方積松栢羣
吟悲聲四起背鄉闕者無復四時之策焉嗚呼有其志
無其時則知林泉有窮路之嗟煙霞多後時之歎不其
悲乎遂作賦曰陟彼山阿積石叢叢亭皋千里傷如之
何啓松崖之密蔭攀桂岳之崇柯隔浮埃於地絡披顓
氣於天羅爾其綠巖分徑蒼岑對室茵軒丹紉芝場翠

密俯泉石之清泠臨風颺之瑟颺仰紺臺而攜手望玄
都而容膝躡霞岡於玉砌步雲巒於金壇懷妙童於眞
女想青螭及碧鸞情恍恍而將逸心迴迴而未安見丹
房之晚晦知紫洞之宵寒既而霧昏千嶂煙浮四野恨
流俗之情多痛飛仙之術寡驅逸思於方外踞高情於
天下使蓬瀛可得而宅焉何必懷此都也亂曰已矣哉
吾誰欺林壑逢地煙霞失時託宇宙兮無日俟鸞虬兮
未期他鄉山水祇令人悲 去縣五里內則爲火烽山

通志云諸葛武侯嘗於此置烽火十里內則爲犂办山
李膺益州記云山長八里高出衆峰形如鐔办 爲牟
谷宋史年煥中江人隱居讀書躬耕而食人勸之仕不
可嘗有詩云日中還有昀月盈還有缺我心比日月晝
夜常皎潔鑿石龕藏書銘之曰龕虛其中惟書之容恐
枵爾腹萬卷而足此山峩峩人龕相磨書傳世久永親
以壽至今名其地曰牟谷 一舍內則爲覆船山十道
錄云堯時洪水州人維舟泊此覆于樹下因名覆船山

又名泊山益州記云覆船山中十五里有七里坂一名羊腹坂屈曲壁立難昇之路 百里內則爲銅山昔漢文帝時鄧通采鑄之所後立銅官大烏山小烏山大鄴水小鄴水皆出于其處也 寰宇記云大飛烏山高二里周迴二里又有小飛烏山高一里周迴二里重巒峻削兩山相向如飛鳥之狀隋唐飛鳥縣鎮皆以此名又云鄴江源出銅山赤岨即故鄴王城也流至飛鳥合衆流入江小鄴江源出蓮池鄉小山下東流六七十里合

鄴江王勃飛鳥縣白鶴寺碑云白鶴寺者蓋菩提寺之遺址梁武皇之所建也憑絕磴以圖規俯長溪而作固神明攸宅駕日月以長驅驚鳳知歸撫雲霓而上出矣

遂寧縣

德陽舊壘石山名區初由縣而郡後乃以節鉞雄矣英華所載岑文本冊遂州都督彭王元則文使持節督遂普果合四州諸軍事兼遂州刺史銜也白居易行刺史李繁制云遂居蜀之腴劉儀鳳南樓記平原沃野貫以

涪江氣象寬舒爲東蜀之都會李石賦云山維東蜀如連如伏此貞觀之所以建督府而我宋之所以壯龍邸也水控內道或正或譎此劉裕之所以策譙縱魯奇之所以抗閨孟也按五代史孟知祥兵圍東川唐節度使夏魯奇死守檄諸道文有城如斗有壁如金此之謂也知遂州軍事李駒忠節廟記略云方董孟連衡稱兵十萬突次明月池而公以騎卒二千勢不相軋乃堅壁清野坐困強敵始自戊寅迄于己巳不幸食盡勢窮義

不苟生背裂血面竟以死謝駟守是邦追維前烈遂度
地于東城之隅建廟請額刻之堅珉以風來世本志稱
遂寧治後有忠井即故節度夏公魯奇死所每晴明霞
彩上浮 陳子昂遂州南江別諸親故詩楚江復爲客
征棹方悠悠故人憫追送置酒此南洲平生亦何恨夙
昔在林邱違此鄉山別長謠去國愁賈島處州使君改
任遂州因寄贈云庭樹幾株陰入戶主人何在客聞蟬
鑰開原上高樓鑲瓶汲池東古井泉趣靜野禽曾後到

休吟隣叟始安眠仙都山水誰能憶西去風濤書滿船
鄭谷將之瀘郡旅次遂州遇裴晤謫居於此話舊淒涼
因寄二首云誰解登高問上元謫仙何事謫詩仙雲遮
列宿離華省樹蔭澄江入野船黃鳥晚啼愁瘴雨青梅
早發中蠻烟不知幾首南行曲留與巴兒萬古傳又昔
年共照松溪影松折溪荒僧已無今日同思錦城事雪
鋪花謝夢何殊亂離未定身俱老騷雅全休道甚孤我
拜師門更南去荔枝春熟向渝瀘范成大遂寧府始見

平川喜成短歌云峽之西遂之東更無平地二十里惟
有高山三萬重不知誰人鑿混沌獨此融結何其工我
本吳江弄水月忽來踏徧西南峰不知塵界在何許但
怪星辰浮半空直疑飛入蝶夢境此豈應有行人蹤今
朝半遠見城郭云是東川軍府雄原田坦若看掌上沙
路淨如行鏡中芊區粟壠潤含雨楮林竹徑涼生風將
士驩呼馬蹄快康莊直與錦里通半年崎嶇得夷路一
笑未暇憐飄蓬 松栢之石昔著貞堅桃李之村今猶

爛熳按輿地紀勝云宋建炎間轉運使衙後圃有松石
外猶松栢而中化爲石又云近郭東北有村三十里許
彌望皆桃李春時盛開爛熳如錦綺郡守春日講出郊
故事於此 碑目云蜀安國寺有碑在遂州羅城外永
平二年立石 志云城南報恩寺前有白塔一名白塔
院舊傳隋煬帝公主隨夫謫蜀而建此塔中藏舍利一
粒大如櫻桃今寺廢塔存歲有鶴來巢其頂宋改今名
寰宇記云梵雲山者三面懸絕東臨涪江西枕落星

池志云在縣南三里 又云東二里雲靈山與尋香山
相連有飛來石二挺立巖隙有唐人呂崧張九宗詩按
尋香山本名血腥山唐刺史白子昉改今名 碑目云
縣東七里靈泉山壁間鐫七泉二字東坡筆王象之云
隋開皇中靈泉山大霧晦冥三日始散忽有釋迦石像
立其所遂建聖佛寺即資聖院也方輿云資聖院在小
溪靈泉山孫諤詩四山藏一寺方丈壓諸峰回首坐禪
處白雲深幾重 紀勝云廣利寺在縣西五里巖壑之

勝甲於一方雲厨之供香聞隔宿唐建中初建爲善濟院天祐改元爲再興寺宋乾寧爲廣利寺國朝爲廣德寺開山克幽禪師詳見高僧傳中本志云宋釋者文易壁山人惟靖閬中人俱入廣利浮屠說法爲第三第四禪師矣予以壬子歲過之遍募碑刻有唐觀察支使朝議郎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柱國賜緋李仁表撰敕賜遂州再興禪林寺記天祐改元甲子特進榮祿大夫禮部侍郎同平章丞相事侍御柱國賜紫鄭

蔡行牒

宋元祐五年守普州知安岳縣事趙嗣業撰

大唐克幽禪師塔記併書篆

元豐八年乙丑金陵清

谿達叟李回爲廣利寺文易記碑

紹聖元年七月辛

亥向真淨禪師煮茗此上南昌黃庭堅題

尚書省牒

奉敕賜善濟塔崇寧二年癸未勅戶部尚書右僕射蔡

京行牒

提舉榮州軍事推官馮世雄撰遂州廣利禪

寺善濟塔碑瀛州防禦推官知湖州武康縣事充轉運

司管勾帳司張康時書篆梓州路轉運司勾管文字賜

緋孫詔通判遂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權勾軍州事武
騎尉賜緋何修輔梓州路轉運判官飛騎尉賜緋許安
石梓州路轉運判官兼提舉學事飛騎尉謝瑾崇寧二
年癸未立石 尚書省牒奉勅宜賜圓覺慧應慈感大
師牒至准勅故牒叅知政事鄭均右丞相缺乾道九年
十二月御寶 又有崇寧甲申大師忠惠秦國公何東
劉懷遠詩云大士難知何代人克幽開創實艱辛細思
筋骨相連理元是金剛不壞身廣利月華千古皎補陀

潮水四時新可能得悟如來意使我靈臺不染塵慶元
丙辰二年中書省叅知政事何澹題云王事勤勞來去
忙征鞍暫歇叩禪房幾經劫火福田固一入禪林心地
涼塔下久藏金鎖骨嶺頭長放玉毫光石頭路滑人難
到我欲趨叅問大方寶慶丙戌僧隆粲賡云纔過溪橋
眼力忙重重樓閣擁僧房千巖秀色諸緣斷一井清泉
萬劫涼山上玉毫朝現瑞塔中金鎖夜垂光補陀殊勝
歸南海誰信飛來墮此方慶元四年戊午四川都大茶

馬官丁逢題云出城數里即青山路入蒼松白石間只
合步行尋曲徑不宜呵喝入松關 碑目云縣西長慶
院有浮螺亭又有卞高五十六體篆字碑 志云真如
院在東南十五里唐咸通中建石壇上有大寶幢高二
丈餘刻西方神咒又倚山起屋鐫石爲佛凡佛龕一百
儀仗三千 又云北二十五里蓮華寺一名崇善院隋
表使君別業也其相近法寶寺一名妙臺宋陳志剛文
彥修遊此有碑云自城中來飲切虛堂歲晚江寒極目

烟靄罷倦欲登妙臺更索照上座茗椀乃去 寰宇記
云龍頭山在州東五十里山有石勢如龍頭唐乾元二
年奏置龍歸寺 又云龍池寺故老相傳池側有柳樹
大十圍周武帝天和初有龍自樹下升天士女共觀之
自龍升後其樹乃枯池亦淺竭 志云南五十里有花
板寺元憲宗入蜀在此寺中生一子名辨都尋卒于此
後每遇天雨陰晦見太子著赤袍行水上鄉人以爲神
遂刻像立祠祀之 志又云大佛寺在縣南一百里即

古定明院在下遂寧縣南唐咸通中建前依巖石宋治平間賜額定明其崖上有石佛首靖康丙午道者王了知命工展開身像高八十尺下俯江流寺前有石壁立色如黃羅故俗名黃羅帳其左有石磴緣巖人撫掌則鳴其聲如琴又有合掌石石左右向宛有指爪介於湍流中方輿記云東蜀道院在郡治內晁子西爲記碑目云唐張九宗題記在城東崇玄觀其字圓勁有虞褚風骨 本志云東十里嵩山觀有唐呂嵒詩云兩日行

山興尚稠塵緣未斷且回頭一天風雨吹涼閣四面藤蘿伴客留著眼盡難爲業障平生無過是浮漚何須底死言名利尋得清閒即便休 寰宇記云鶴鳴山在城東北二十里上有古觀松上嘗有鶴唳 志云集虛觀在城北二十里廣山山極孤峭斗入江心涪江鄰水會其下有龍潭山常動搖有銅鑄明皇像殿柱上有葛瓚題字削之愈明絕頂有葛仙洞碑目云遂寧廣山葛仙翁洞上有殘碑紀詩云几字江頭鎖翠烟一峰挿立

已參天我來直上無人識贏得清閒盡日眠一云城東
八十里有崇真觀在白鷺山崑腹乃周隋間葛仙翁煉
丹之所輿地紀勝云遂寧有上清觀祀董上仙像上
仙唐小溪縣民女也神姿雅異一日紫雲垂布于庭天
樂青童引之上升父母號泣呼之復下開元中詔迎入
闕乞還未久竟仙去詔置像于上清觀志云又于此地
建唐興館今唐興觀是也入蓬溪界已上山川俱見寺
觀中

鹽亭縣

趙徵君誕此縣人習術數之學隱居不仕著長短經李
太白往訪之縣有濯筆溪云太白從徵君習書處也廢
永泰縣文同與可生于其鄉丹淵集有北橋記自叙邑
令郭君經請于其邑人文同者又有永泰劉令清曦亭
詩云木杪照初日捲簾知曉晴軒窗無限思圖史有餘
清露下濛花重風來泛竹輕何須嫌五斗持此謝淵明
與可有夏日閑書墨君堂壁詩云先人有弊廬涪水

之東邊我罷漢中守歸此聊息焉是時五六月赤日烘
遙天山川盡慘燥草木皆焦燃塵襟既暫解勝境乃獨
專高林抱深麓清蔭密右綿層巖敞戶外淺瀨流窻前
邀客上素琴留僧酌寒泉竹簟白石枕穩處只屢遷忽
時乘高風遠望立雲烟野興極浩蕩俗慮無一緣氣爽
神自樂世故便可捐却憶爲吏時荷重常滿肩几案堆
簿書區處忘食眠冠帶坐大暑顙汗常涓涓每懼蒙深
責取適敢自便安閒獲在茲恍若夢游僊行將佩守符

復爾趨洋川山中豈不戀事有勢外牽尚子願未畢安
能賦歸田其二歸來山中住便作山中人冠帶亦自閒
累月不着身散髮層巖阿濯足清澗濱石蘚黏簡冊松
風墮衣巾鄉里多舊遊不厭過從頻山肴與野釀待我
如佳賓有召即走赴愛其愛我真常恐禮數乖取問吾
交親正此一夏樂忽茲遘蕭辰還愧擁千騎又走西道
塵此蓋石室先生所居處也杜甫行次鹽亭詩云馬
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谿花淡淡春郭水泠泠丹淵

集云縣既宮於羣山其修隴茂麓逶迤曼衍分勢而住
爭會于左鯨偃鼈臥尾吻相屬谿溝澗谷蟠綰破斷蓋
荒源野溜漢湧湲激夏洙秋潦相倚爲暴故郊圻之地
少夷陸矣 志云西負戴山則臨梓潼水從劍門來者
隋張峻夫祠在焉東潺亭山則臨鹽亭水從閬州來者
隋董叔祠在焉 寰宇記云負戴山一名高山廢高渠
郡城也其山龍蟠虎踞由劍門入當縣起伏四百餘里
至此而蹲山有飛龍泉噴下南流入梓潼江水色清冷

其味甘美時以爲瓊漿水也嚴氏功德碑云山南西道
節度使移興元尹震震弟山南西道移東川節度使礪
二墓俱在負戴山下 神異記云隋張峻夫遊蜀至鹽
亭遇一老嫗泣問之嫗曰地有井蟒每歲祭以男女方
汲今輪次當以某男女祭峻夫聞之愕然許以除害次
日縛男女致祭蟒從井出將噬峻夫即杖劍投之蟒遁
山洞滅迹峻夫登山洞口封以巨石書紫微仙洞四字
蟒害遂除上帝命主此山爲神至今血食 寰宇記云

董叔山在縣東九十步高一里隔瀾江水孤峰絕島峭壁千仞舊名潺亭山隋開皇四年縣令董叔封封嘗遊宴於此後人思其德政號曰董叔山十道記曰董政山隋開皇中縣令董叔封高雅之士去官之後民咸思其德因指此爲董政山 寰宇記云鹽亭水源出閬州西水縣西南流入當縣鹽亭井故名鹽亭水去合梓潼水也碑目云李義府碑在水泰縣北寰宇記云義府本此郡人武后時爲中書令後人立碑以旌餘烈貞德秀云

李義府奸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湛者可謂能蓋父之愆已

安岳縣

寰宇記梁普通中義州刺史臨汝侯賜羣僚金券鏤書其文云今爲汝置普慈郡可率屬子弟奉官租以時輸送此立郡縣之始也 普州三亭文同皆有詩一曰均逸亭詩云亭宇跨城端新苔磴道盤風光晴水石烟景暮林巒簿領仍多暇賓從每盡歡何由掉塵鞅聊問借

蘭干一曰東溪亭詩云短約逶迤渡高欄天矯沉波光
環堵淨日色綵梁深萍荇翻金鯽蘭苔起翠禽主人公
事簡時此照清襟一曰碧崖亭詩云斷巘綠溪邊危亭
翠壁前軒窗誰是客詩酒自稱仙遠壑春藏雨長波晝
起烟吏人休報事高興正陶然圖經云城東南大成山
世傳孔子經宿于此有古碑又云安岳城南樓杜老教
授其上所爲南樓絃誦聲者也 唐蘇絳賈島墓銘序

云島字浪仙范陽人長材間氣超卓挺生屬思五言孤

絕之句記在人口罹謗責授遂州長江主簿自長江簿
遷司倉叅軍又遷普州司戶叅軍終焉有祠在城南三
里碑目云此碑以會昌四年立馮賢書又云唐宣宗大
中八年賜浪仙墓表曰於戲有唐詩流賈君之墓志云
賈島墓在城南三里安泉山即田家嘴也 集古錄云
唐紫極宮碑樂闡撰賈島書樂彥融策額玄元皇帝祠
也碑以會昌元年立在普州 又云唐西岳禪師受戒
序普州刺史史常忠開元十年建又云唐開元觀老君應

見碑開元三十九年岳陽郡奉勅建大宋淳化二年重
鐫又云唐棲崑山寺贊銘開元戊辰前刺史弘農楊珪
博陵崔克讓書刺史房公刻于山之石壁下半已剝落

志云錢山者縣治之所枕也一名鳳凰山後二里曰大
雲山方輿云鳳凰山在郡治後形如飛鳳福濟寺居其
頂舞鳳亭當其味州治據其脊左爲慈氏院右爲白馬
廟延袤數里氣象雄勝唐獨孤及詩云鴈陣起秋雲雞
聲滿林屋客思不可禁錢峰駐雕轂者此也方輿云錢

山神姓姚諱萇字景徹隋文帝時普昌瀘三州夷作亂
帝命神爲都統將兵討平之卒葬韓朋鎮石城山後人
爲立廟嘉定乙卯紅巾作亂於益昌遂入普屯于廟山
是夕暴風雷雨掀揭寨舍渠魁莫簡見空中神異謁廟
謝過探籤得擒賊先擒王之句已而就擒志云有司每
以十月十七致祭其誕日也 方輿云大雲山在錢峰
門外二里有棲空寺即李洞讀易處洞雍州人避朱泚
之難入蜀於大雲山鑿石爲洞讀易其中嘗師事賈島鄭

谷哭進士李洞詩自聞東蜀病唯我獨關情若近長江
死想君勝在生瘴蒸丹旆濕燈隔素帷清塚樹僧栽後
新蟬一兩聲 方輿云岳陽溪在安岳縣天聖中郡守
彭秉鑿石爲曲水後名翰林灘每歲修禊事于此雙溪
在郡西七里與岳陽溪合而東按秉益州華陽人爲漢
陽軍判官願望鄉閭悵然曰親老矣乞歸侍養寇準薦
之召爲集賢校理求便親得知普州舊制蜀人不許赴
蜀官特恩自秉始慶厯中與歐陽文忠宋景文張文定

同在翰林今東溪上曰翰林灘者公遺跡也 志云岳陽溪即青竹溪又云南二里響水潭爲岳陽溪上流上下皆石水觸之聲如金鼓其洩如倒其澄如沚 本志云破石井在城西其水清冽乃一巨石鑿開而得水云陳搏相地所開按李宗諤圖經謂陳搏字希夷普州宗龕人既長辭父母去學道或居亳爲亳人或居洛中爲洛人或居華山爲華山人舊唐書志云鈇山秦宗龕梨天池竊三者皆希夷所種也 方輿云良崑在岳之清

流鎮杜孝嚴嘗書艮卦象辭其上又作杜氏寶田銘云
昔我皇祖節範處士實居谿上題於石壁云忠孝二字
吾家之田爲我子孫留此基銘舊屋改矣谿山自如面
溪背山新構吾廬山巘石壁可以大書乃作斯銘毋忘
厥初銘曰忠孝之實出爾性天忠不待貴蔡藿有尊孝
不待富菽水盡歡苟能保此既美且安經史之田在爾
畝畝穗穆是格稂莠是除苦志立志斯爲良圖雖有饑
饉必有豐餘光明之山韞玉初露卜築山根寶田所富

此山不磨此實長明此山不滅此田長畊環堵既新勒
山爲銘子子孫孫生生成成按杜孝嚴官試禮部尚書
史稱安岳杜孟游太學見童蔡用事翻然引歸所謂節
範處士也 志云馮公墓碑在棲岩山字多剥落名不
可攷按諸馮自唐馮宿之後爲彰明令因家于蜀在普
有南宗北宗之別南宗有馮如晦能辦范純仁之誣獄
馮宋與陳東同伏闕上書北宗則有馮光戩能成大將
楊瓊之殺降馮澥之忤蔡京遭貶皆著名當時

樂至縣

樂至池即治內池也冠萊公爲縣令嘗讀書于此又有蓮池一名洗馬池舊傳勾侍郎所鑿治南有洞石刻小盤谷三字見存而龍洞龍潭皆可以禱雨此通志所載

蜀中廣記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中廣記卷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錄舉人臣羅允文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三十一

明 曹學佺 撰

邊防記第一

川西一

松潘 漳臘 小河

松潘道開府松潘衛與副總兵官一員分城而居叅將一員舊駐小河千戶所今移駐龍安城遊擊將軍一員

駐劄漳臘堡守備都指揮一員駐劄平番堡其餘把守
練兵官各有差 按後漢書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
言舊制涼州部置護羌校尉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
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驛徒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
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松潘備兵即古護羌使者
之職也 尋江源縣記云松州平康縣羊膊山下有二
神湫乃大江始發之所自羊膊嶺散漫始未溫觴東南
百餘里至白馬嶺回行二千餘里至龍涸水障始於是

也志曰江發源于臨洮之木塔山至山頂分東西流者
即岷江也由草地甘松嶺八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大漳
臘由鎌刀灣達松潘于下水關入紅花屯達壘溪至穆
肅堡黑水從南合之入深溝經茂州南至於威汶轉銀
嶺合草坡河至蠶岩入灌口分道而下由威至玉壘山
為玉輪江至汶為皂江至灌為沫江 志又曰衛北三
舍有龍潭四序淵澄其深莫測有嶺謂之小分水嶺又
有大分水嶺山高峻而水派流在衛北二百里外 四

夷傳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其先為伯夷甫炎帝之裔
帝母育于姜水而以姜為姓故諸羌亦姓姜其國始近
南岳及舜徙之三危今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
支至乎河首縣地千里賜支者析支也王政修則臣伏
德教失則寇亂本無君長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
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為藩服羌爰劍者秦厲公時為
秦所執以為奴隸羌人謂奴為無弋故號為無弋爰劍
後得亡歸將其種人南出賜支河其後子孫各自為種

或為犛牛種越雋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
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至爰劍曾孫恐及弟舞獨留湟
中恐生子研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漢景帝時研種留
何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及武帝西
逐諸羌乃渡河湟築令居塞始置護羌校尉從爰劍鍾
五世至研研最豪健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
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滇良者燒當之玄孫時王
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衆羌還據西海光武之世以牛

邯為護羌校尉即此地也及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湍並皆強富數侵犯之滇良父子積怒從大榆中入掩擊先零卑湍大破之掠取財富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良死子滇吾立附落轉盛常雄諸羌在晉內附以其地屬汶山郡宋齊亦得之後為西魏所有焉魏書鄧至傳王像舒治者並白水羌也常為羌豪自稱鄧至王其子舒彭遣使內附拜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甘松縣開國子鄧至王請以封爵授

子彭奮高祖許之拜奮建忠將軍甘松縣開國子即為
小藩朝貢相繼關中亂乃絕後魏末平鄧至番始統有
其地後周保定五年於此置龍涸防天和元年改置扶
州領龍涸郡隋初廢州郡以其地併入汶山同昌二郡
唐武德元年置松州貞觀二年置都督府松踞懿嵯濶
隣雅聚可遠奉嚴諾我彭軌盍直肆位玉璋祐臺橋序
等二十五羈縻州永徽之後生羌相繼服叛不常儀鳳
二年復加登比督文扶當柘靜翼六州都督羈縻研州

劍州探鄆州杞州毗州河州幹州瓊州犀州拱州龕州
陪州如州麻州霸州礪州光州至涼州蠶州煜州梨州
邏州思帝州眺州戍州統州穀邛州樂容州達遠州卑
州慈州凡三十一州據天寶之載薄松州都督府督一
百四州其二十五州有額戶口頗多但羈縻迹散餘七
十九州皆生羌部落或臣或否無州縣戶口矣天寶初
改松州為交川郡乾元初復為松州按貞觀之時分十
道松文扶當悉拓靜等州屬隴右道永徽之後割屬劍

南道也 寰宇記云松州治嘉城縣按嘉城縣即後魏
白水羌像舒治所據也其子舒彭遣使朝貢拜龍驤將
軍始置甘松縣矣後周之龍涸防及改置扶州皆治于
此隋曰嘉城唐曰嘉城則為松州之所治也 志云甘
松嶺在衛西北三百里州以此名按山海經云甘松嶺
亦謂之松葉嶺即江水發源於此土人謂之松子嶺也
又有石門水自龍州石門山連亘經郡界合江故曰石
門水矣 寰宇記曰松州屬縣有平康交川按平康縣

晉屬汶川郡隋屬會州後廢唐垂拱元年割交川及當
州通軌翼斜三縣置平康縣屬當州 交川縣後周天
和中置隋屬會州唐改屬當州志云平康交川二廢縣
俱在衛治西 通志曰潘州者唐廣德初年松州陷于
吐蕃五代諸羌各據其地宋崇寧取邦潘疊三州初屬
吐蕃首領潘羅支此潘州之名所由起也元屬吐蕃宣
慰司國初洪武十一年御史大夫平羌將軍丁玉克復
其地設松州潘州二衛後併為松潘衛鎮守茲土者二

十年後復改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隸四川都司屬
川西道領守禦千戶所曰小河安撫司四曰八郎曰麻
兒匝曰阿角曰芒兒志曰八郎山在衛北三十里山下
為八郎安撫司也長官司十七曰占藏先結曰蠟匝曰
白馬路曰山洞曰阿昔曰白定曰麥匝曰者多曰牟力
結曰班班曰祈命曰勒都曰包藏曰上阿昔曰思曩兒
曰阿用曰潘幹寨各降符印列為守土焉復立番僧二
人為國師曰商巴曰綽領二人為禪師曰黎巴曰完卜

亦皆佩銀章也 西邊記云國師商巴佛教也禪師黎巴道教也其寺觀散居寨落以主化導番夸丁大夫時設鑄金銀錠有足或無足者賞給諸番番呼曰丁大夫寶重五六兩者番價值三五十兩其家有一二錠遂名為財主錠發夜光稱神異矣 龍涸志云男曰安達女曰白麻多種青稞圓根好用糴羊麥粉宋史云松番之俗日耕野壑夜宿碉房刻木契以成交易炙羊膀以斷吉凶人精悍善戰聞也 志云其地廣六百七十里袤千

六十里編戶通二十一里東至龍州界一百九十里西
至牟力結吐蕃草地界四百八十里南至疊溪守禦千
戶所界二百里北至陝西洮州衛界八百六十里距成
都七百六十里雪嶺面于東洮州界其西雪嶺其色如
銀俗呼為寶頂山巖崖路險人跡罕到即老杜所稱松
州雪嶺東也洮河發源岷山北流入陝為臨洮府南入
川與江漢會矣 三邊志曰金蓬山在東南五里羌金
蓬者居之山下石崖鐫永泉二字正統初都督李安以

劍斫崖而得二水亦名文武水 紅花牛心二山各去

衛十五里峰巒圓秀者牛心也紅花有屯田是名紅花
屯矣又東四十里為火燄山山無草木其色如赭 志

云城西有大悲寺唐天寶間僧智廣所創也國初設僧
綱司以僧惠心為都綱掌其事景泰改元吐蕃猖獗累
欲發兵剿討嗣都綱智中往撫諭之番乃革心向化事
聞陞智中為崇化禪師賜以銀印冠帽袈裟藏經之屬
智中浙之仁和人姓姜氏別號一天 赤松觀在古松

之南世傳三皇時雨師隨風雨上下莫知其跡於此地
飛昇後人立祠焉元鼎失馭兵燹之餘其跡尚存開國
己卯錢塘羽士顧道昇來棲於此游神清淨人向往之
於是觀宇為之一新落成道昇詣蜀獻王請額時荆南
道士劉虛丹進赤松子畫像及中戒經正展覽間而道
昇適至王偉其誠遂命教授張景辰隸古赤松觀四字
及所進經像以歸道昇復於後殿築玉皇閣金碧輝煌
殆與雪山相掩映也 四考考云宣德二年松潘千戶

錢宏聞有交趾之役憚於遠征乃誘蠻族入寇譚張奏
報得留不遣蠻自是煽禍攻圍城堡調官軍五千討之
至威州黃土舖失利道遂不通三年命總兵都督陳懷
等帥西軍四萬由洮州入松潘解圍猶弗克靖八年復
調川貴官軍協力從事始克成功正統四年都指揮趙
諒誘執蠻酋國師商巴以犯邊聞遣都督李安征之尋
誅諒誣妄蠻乃服然猶二三十年始設松潘巡撫都
御史一員以都御史寇深及侍郎羅綺相繼臨之咸有

成績綺還京提督文臣不復更置但以備兵使者整飭之而已天順五年蠻截我糧道入龍安石泉等處成化十三年勢益猖獗復勅撫臣張瓚調漢土官兵五萬由東南二路分進剿滅白羊嶺鵞飲溪等二十一寨斬蠻首級四百餘顆於是商巴等二十六族詣軍門獻馬納款各諭以利害遣之十四年正月復攻黃頭復水諸寨前後殺獲男婦七百餘人赍其碣房九百墜崖死者不可勝計亦一大創矣弘治間跳梁如故南路梗阻正德

二年副總兵楊宏誘殺綽嶺寺國師雪郎王出自後本寺小宛卜等動稱報讐松城之外不敢晝牧嘉靖十一年勅副總兵何卿來節制諸軍相機勦討烏都等十一年寨皆次第平而詣軍門送款者日至矣卿家視松州諸所繕緝百廢俱興藩籬以固兵威亦震百蠻喘息不敢動垂五十年來生齒日繁復萌戎心時出殺人剽掠行旅萬厯八年兵使者楊一桂是以有三寨之役又雪山國師喇嘛等四十八寨勾敵為患邊氓岌岌十四年都

御史徐元泰是以有會剿之役及丙申九月秋高敵騎突由寒吟黃勝草場分道馳入圍漳臘守備張良賢率兵破之斬首六級又攻鎮虜百戶杜世仁死戰斬首四級城得保全世仁死焉又攻制虜臺前後斬首十一級敵遁去良賢追至思答弄又大破之斬首十六級敵乃失利去初敵之入也襲我無備偵者不知其數及遁去巡視營壘不下五千餘灶未幾有番婦逃回言所斬敵級中有大落赤之姪小王子在焉敵以此必欲報讐故

昔之松潘重在番今之松潘重在敵矣 四考考曰松

潘西至流沙關相連天竺西南達紅土坡生番多係敵人出沒地勢遼絕非可限域惟是南通疊茂威灌東通小河龍安北通漳臘墩臺守禦凡八十七所戍守主客官軍舍餘遊兵一萬一千六百八十餘人歲額坐邊倉一十六處糧九萬九千三百八十餘石而增設之處不與焉 東路經略志云松潘以東望山關雪欄關風洞關松林堡紅崖關三舍堡鎮遠堡小關子堡松丫堡三

路堡師家堡四望堡凡十二處抵小河千戶所四崖絕壁一線之逼附近水牛毛公羊洞諸番未甚猖獗今以三舍關為始第其里次三舍者去衛城九十里而遙也為小河適中地有把守指揮一員管轄上至望山下至四望共十三關堡羊腸鳥逕峭壁危湍嶮巖萬狀番夸往往潛伏而窺伺焉三舍上十里為伏羌堡伏羌上十里為紅崖關紅崖上十五里為松林堡志云黑松林關在治東七十里松林上九里為風洞關志云風洞關

在治東五十里洞深不可測多惡風午輒大作則灰沙蔽天人馬皆辟易寒氣襲人觸之多橫死否亦喘息旬日蓋山嵐鬱蒸之氣所發也關北鹽井墩即古鹽川廢縣風洞上五里為雪欄關志云治東三十里雪欄山四時積雪不消俗呼為寶頂山關在山下雪欄上十二里為望山關關上八里即松州也三舍下十里為鎮遠堡鎮遠下八里為小關堡志云小關予在治東百二十里小關下八里為松垵堡松垵七里為三路堡三路下

八里為師家堡師家下八里為四望堡又二里為小河
所矣 南路經略志云松潘以南紅花屯熊楨屯西寧
關小屯堡安化關鎮華堡新塘關艾蒿堡歸化關北
定關蒲江關平夷堡金瓶堡鎮平堡鎮番堡靖夷堡平
定堡凡十有七處抵疊溪界 四夸攷曰南路自西寧
關起以至平定堡河東大姓屬牛毛土官管轄河西小
姓屬羊毛土官管轄即志所謂牛腦羊腦也不服冠帶
不受約束喜則同部落席地歡飲怒則持刀彼此相擊

尊卑之序蕩然矣萬厯初年河東頗肆憑陵十四年征之搗其巢穴斬首二千餘級焚碉房千餘座始傾心向化埋奴誓願認守地方迄今不敢犯河西恃有長江之阻逆我文告其時亦震驚移遁深箐隔岸羅拜乞降許之有國師喇嘛灣仲者潛獻皮幣于敵人乞師伏於鐵爐溝以牽制我乘便邀擊事覺就擒其謀始破而膽落也歸化關志云在司南百里寰宇記蜀州有歸化縣置在移村各有部落主持無徵科務雖失故處而關名

實因之地形險要上至西寧下至鎮江關堡凡九把守
指揮一員以龍溪等寨大小橫梁為諸番所出沒也歸
化上七里為龍韜堡龍韜上十里為新鎮堡新鎮上十
里為百勝堡百勝上五里為安化關安化上七里為雲
屯堡雲屯上八里為西寧關志云在治南三十里西寧
上八里為雄溪屯則南路之首也鐵爐溝諸亭在其界
矣歸化下十二里為北定關志云北定關有祠祀二
邊史劉方五將正德六年番僧雪欄王出謀為不軌守

將指揮邊輔史寬百戶劉賢方捷櫻鋒死戰輔寬遇害
於黃土坡賢捷被執至寨縛柱將剖其心二將罵不絕
口而亡事聞與子孫進一級承襲輔弟輪承兄職嘉靖
七年巡南路至北定關遇橫梁茹兒等番輪率其僕邊
永興軍餘史卜匝等數人與戰已取勝值天雨溪泛諸
番四集輪被傷永興負輪行數十步至崖不能進執刃
亂揮知不可支乃伏於輪身主僕俱被害事聞贈輪都
指揮僉事永興百戶史卜匝等俱厚賚優恤焉北定下

十有一里為鎮江關別拓大小耳別等寨在其界內蒙
宇記云歸化縣有大聾山小聾山在霸州西北一十里
號符堅城又云於小聾山上村置牙利縣或即大小耳
之故迹也鎮江下四里為平番堡平番下八里為平夸
堡其地寬平僅容千騎為四十八寨飲盟挿血之地即
黃沙壩矣萬厯十四年建城堡設守備一員把總練兵
官一員管轄自西寧關至平定堡馬鎮平關上七里為
金瓶堡金瓶上六里為平夸堡鎮平下七里為鎮番堡

鎮番下八里為靖虜堡靖夷下八里即平定堡也平定
下八里為永鎮堡係茂松二鎮交界處鎮平堡則指揮
一員守之北路經畧志云松潘以北穀粟屯高屯子
羊裕屯唐舍屯譚厰屯漳臘屯以上凡七堡抵吐番洮
河界四考考云漳臘堡設在河東去城三十八里松
州之背也舊制駐劄守備一員管轄上下關堡為寒盼
口上中潘州上下羊洞等隘口自漳臘北去遼廓幽遠
一望無際蓋萬騎可從容矣近改設遊擊一員以鎮壓

之良審所重也漳臘上十五里為鎮虜堡在河東元山
子上志云堡在漳臘東北十里堡後天險墩堡前觀化
墩河東于襄臺河西制虜臺聲勢相望然直北為敵貢
壩舊掘品字賺坑數百中置鋒刃木簽口覆芭土以掩
其形又北去三里曰城牆岩東臨河畔西抵山麓掘壕
寬深丈許橫截六百餘丈明斷彼路河西川盼溝壕塹
之制亦如之越溝二十里登阿玉嶺之巔可睥黃勝草
場志云黃勝在漳臘西南十里也場之東有阿玉口凡

二十里透嶺出川盼則可南可北惟所馳驅議者于天
險觀化二墩充拓寬廣石砌牆垣一周外掘壕塹以防
衝突亦庶幾搯其吭云鎮虜堡上二十里之栢木橋即
界外矣 漳臘下七里為虹橋關係松城北隘志云松
州北二十里有落虹橋長二十丈餉道所必經也虹橋
下七里為譚廓屯譚廓下七里為塘舍屯塘舍下六里
為羊裕屯羊裕下六里即松城又虹橋下八里為高屯
子高屯下七里為穀粟屯穀粟下十里亦即松城也離

松十四里為流沙關乃敵人經由地每秋防必加意焉
松城下五里為紅花屯紅花下七里為雄溪屯雄溪左
十三里為東勝堡歲熟番受賞可稱無事惟是虹橋西
北十五里為絕塞墩北界黃山尖殺鹿塘黃勝草場等
處路通洮岷先年陳懷率兵由此道入解松園今為敵
騎間阻以其往來射獵于斯也下潘州白利等番挾牛
羊羶毳來或由阿玉嶺或由鐵門墩出抵寒盼祈命諸
寨貿易茶斤歲以為常稍失防範釁端輒起且阻絕長

溝救援難及形勢孤懸所最當籌度議者于墩前石砌
聯城一座直抵河下以通水道又依山掘壕絕其乘高
則於覆壓乎何有 古蹟志云潘州故城在衛北七百
五十里漢武帝時逐諸羌渡河湟居塞外築此城置護
羌校尉以禦之宋時分上下中潘三州今阿失寨即上
潘州班班簇即下潘州界二州之間則中潘州也其地
愈北山愈平夸舊漳臘之設在下潘州 侍郎羅綺漳
臘新記云距松衛治之北百里曰漳臘即古潘州也城

之故趾尚在其下有巖穴空洞幽邃廣可容列騎深亦不知幾許旁有玻璃泉冬夏淵然不涸其土地膏腴山川秀麗蓋自唐盛時所開拓雖隸版圖而土蕃酋長猶然竊據所謂但羈縻之而已洪武十一年王師始下潘州入與編民賦役無殊乃於其地建置屯堡使士卒且耕且守累數十年足食足兵邊人安堵宣德丁未守將失馭氏羌蜂起梗我餉道燹我關塞而潘州復為所據者凡二十有八年景泰辛未予奉命來鎮茲土不揣

思欲平復之乃大集諸酋陳以逆順禍福無不稽顙聽命於是復增置城池樓櫓凡戰守之具視昔有加焉不殫一石之粟不勞一人之力而數千百頃沃饒之地遂復為我有又晏然置城於其間俾兵農雜居累歲豐獲邊人安枕實朝廷威德所及予何功之與焉或者以潘州之城與唐世籌邊樓相頡頏後先予亦豈敢多讓景泰六年記 曹學佺曰今之漳臘去松州一舍而遙非百里外之漳臘矣前張後弛勢所然也予以庚戌署藩

司事料松邊兵食聞敵人住牧於漳臘城內有百五六
十帳殊賊聽聞乃檄漳臘遊擊何奮武得回牒云謹按
漳臘一鎮五隘九屯一十八墩堡延袤二百餘里襟帶
山河襟居種落所由來矣前不具論萬厯二十四年火
落赤入寇彼時內有守備張良賢救應以截其鋒外有
合壩犄角以牽其勢雖敵衆攻圍鎮虜三晝夜而不能
破于時掌堡百戶杜世仁也豈異人任而其父子督軍
兵數百人乃能射死小王子斬首數十級松漳卒賴以

無事而合壩遂因之住牧馬續在三十二年廢將李宗望代庖漳臘又有合兒頓奪咱毛兒損等韃接踵投居會治兵使者亦署官也侈然有張伐之意輒撫賞安插牛馬羊隻布滿山溪毛帳毳房星列草地猶肘腋間眠虎豹門庭內牧犬羊逐之恐釁端自此發也聽之恐禍本無所終也彼其往來漳松之間豈惟共我水草利我鹽茶凡倉庫之虛實軍兵之強弱道路之衝要無不盡知萬一生心何以制而禦之惟是高屯堡者在虹橋之

內禦寇之下譚廓之西正適中要地實乃松鎮以北之
藩屏也議設把守一員撥唐順等軍五十名以耀威武
而坐搯其吭焉誠為長策矣第當展築屯基寬包隙壩
貫路於中不惟容衆且可據險緣由到司覆看得松潘
者蜀西之門戶漳臘者松潘之咽喉也自土韃合壩合
兒頓等住牧其中羶房毳室以百五十計犬羊之性
馴擾無常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豈非他日之隱憂哉昔
者隋唐之禍可鑒已但既來之則安之可以理而諭也

方來者所當拒可以勢而禁也惟是漳臘之鎮虜堡原設把守一員地方遼濶勢本孤懸今且伏戎在內萬一有變聲息不相聞何暇左右顧議者以高屯堡要害之處添設把守以遏其衝且與漳臘為犄角誠策之善者也該堡事務仍令本官兼攝巡視軍兵即在各營抽選亦無所糜費矣若夫整行伍除戎器綢繆未雨有備無患此該道將之事也時當事者如議行之 小河千戶所國初洪武十一年與松潘衛同置在衛東百九十里

宣德四年調成都前衛後所官軍實治之仍隸松潘按
小河之地古名涪陽以水出松潘分水嶺入涪江也地
在涪水之陽矣 志云所北二十里師家山一名文山
宋時師文二大姓居之山麓有文山關又有師家舖則
界于龍州也東有獅峯西有象嶺各離一里許有靈泉
焉出獅峯下 經畧志云松潘又東為堡七曰蜂崖葉
棠馬營水進鎮夷鐵龍乃抵龍安 四考曰小河之
下鐵龍之上惟葉棠為要隘有葉棠把守官轄之東通

白馬毛公西逼竹頭野猪白草諸寨上六里為峯崖堡
峯崖上十里即小河也下四里為馬營堡馬營下七里
為水進堡水進下八里為鎮夷堡鎮夷下十里為乾坤
堡乾坤下二十里為鐵龍堡堡有兩山對峙峭壁萬仞
二水會流深不可測上為鐵索橋索凡六條各長一十
五丈引于河之西岸繫以鐵柱中道板蕩行者戒心焉
嘉靖間龍州宣撫薛兆乾作亂斬鐵橋以拒官兵旬日
松州米貴如金矣鐵龍下十五里即龍安府云 唐史

太宗置松州都督府督羈縻二十五州為踞州貞觀元年置領縣二江源洛稽 懿州五年置西吉州八年改為懿州領縣二濶涼洛吳 麟州五年置西麟州八年去西字領縣七硤州和善斂具硤源王交利恭東陵雅州五年置西雅州八年去西字領縣三新城三泉石隴 藁州三年置領縣五都流寧遠臨泉臨河其餘厥調湊殷匄器邇率鍾並諸羌部落遙立之而已 可州四年置西義州八年改為可州里領縣三義誠清化靜

方遠州四年置領縣二羅水小部川奉州三年置
西仁州八年改為奉州領縣三奉德思安永慈巖州
五年置西金州八年改為巖州領縣三金池甘松丹巖
諾州五年置領縣三諾川歸德籬渭蛾州五年置
領縣二常平鄆川彭州三年置洪州七年改為彭州
領縣四洪川歸遠臨津歸正軌州都督府二年置領
縣四通川王城金源俄徹盍州四年置西唐州八年改
為盍州領縣四湘水河唐曲嶺祐川直州五年置西

集州八年改為直州領縣二集川新川 肆州五年置
領縣四歸唐芳藂鑒水磨山 位州四年置西鑒州八
年改為位州領縣二位豐西使 玉州五年置領縣二
玉山帶河 漳州四年置領縣四洛平顯川桂川顯平
祐州四年置領縣二廓川歸定 臺州六年置西滄
州八年改為臺州 橋州六年置 序州十年置嵯州
閩州十年置右俱貞觀之時招慰党項羌者舊屬隴右
道改隸松州都督府永徽已後或叛或臣制置不一今

並廢省聊備古跡而已 唐書吐谷渾西羌名正益州西北去青海二十五里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也魏晉以降西羌微弱周滅宕昌鄯至之後党項始強南雜春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其種每姓別自為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為一小部落大者萬餘其小者數千騎不相統一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禽氏拓拔氏最為強族貞觀五年詔遣使開其河曲地為六十州內附者三十萬口有羌酋拓拔赤詞

者甚為渾主伏允所暱與之結婚屢抗官軍後與其從
子思頭並率服與諸首領歸款列其地為懿嵯麟可等
三十二州以松州為都督府羈縻存撫之拜赤詞為西
戎州都督賜姓李氏自是從河首積石以來並為中國
之境後吐蕃強盛拓跋氏漸為所逼遂請內徙聽移部
落於慶州因置靜邊等州以處之故地陷於吐蕃不去
者為其役吐蕃謂之弭藥又有黑党項在赤水之西李
靖之擊吐谷渾也渾主伏允奔于黑党項居以空間之

地及吐谷渾舉國內屬其黑党項首領號孰善王亦貢
方物其雪山党項姓破丑氏居雪山之下貞觀初亦嘗
朝貢又有白狗舂桑白蘭等諸羌自龍朔以後並為吐
蕃所破而服屬焉 有附國者在蜀郡西北二千餘里
即漢之西南夷也嘉良夸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
領不屬統一隋大業五年附國王遣其弟子宜林率嘉
良夸等六十人朝貢嘉良有水濶六七十丈附國水濶
一百丈並南流以皮為船而濟南有薄緣夸風俗亦同

西有東女國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党項及諸羌界
其地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
險俗好復仇故壘石為巢而居以避患其巢高至十餘
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磔上方二三
步狀似浮圖于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閉有二
萬餘家俗有重罪止于罰牛妻其羣母及嫂兄弟死父
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笛死者無服制置尸于
高床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

舞劍而呼云我父為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 其人輕捷便擊劍漆皮為半甲為弓長六尺以竹為弦以皮為帽形圓如鉢或戴幕羅衣多毛毼全剥牛脚皮為靴項繫鐵錢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為首飾胸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櫟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 東女國者西羌之別種也以西海中復有女國故曰東以別之俗以女為王東與茂州党項接東南與雅州接界隔羅女蠻

及白狼亭有八十餘城王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
南流亦用牛皮為船以渡戶四萬餘衆女王號為賓就
有女官曰高霸平議國事在外官僚並男夫為之其王
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政女王死國中多歛金錢動至
數萬更于王族求令女二人立之大者為王次為小王
若大王死則小王嗣立或姑死而婦繼並無篡奪所居
皆重起屋王至九重國人至六重王服青色綾裙下領
衫其袖委地重婦人輕丈夫文字同于天竺以十一月

為正每至正月令巫者賣酒穀詣山中散糟麥于空大
咒呼鳥俄時有鳥如雞飛入巫者懷中因剖其腹視之
有一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多災異其俗因之名為
鳥卜隋大業中蜀王秀遣使招之拒而不受唐武德中
女王湯傍氏始遣使貢方物自永徽七年至于天寶元
載朝貢不絕其後復以男子為王貞元九年其王湯立
悉與哥隣國王董卧庭白狗國王羅陀忽逋祖國王弟
鄧吉知南水國王姪薛尚悉曩弱水國王董辟和悉董

國王湯悉贊清遠國王蕞唐磨咄霸國王董藐蓬各詣劍南西川乞內附其哥隣等國皆散居西山弱水王即唐初女國之弱水部落其悉董國在弱水西故亦謂之弱水西悉董王舊皆分隸邊郡祖父例授將軍中郎果毅等官自中原多故皆為吐蕃所役屬其部落大者不過三二千戶各置縣令十數人理之土有絲絮歲輸于吐蕃至是悉與之同盟相率獻款兼賫天寶中國家所賜官誥二十九道以進節度使韋臯處其衆于維霸保

等州給以糧種耕牛咸樂生業立悉等數國王自來朝
召見於麟德殿授立悉銀青光祿大夫歸化州刺史鄧
吉知試太府少卿兼丹州長史薛尚悉曩試少府少監
兼霸州長史董卧庭行至綿州卒贈武德州刺史命其
子利羅為保寧都督府長史襲歌隣王立悉妹乞悉漫
頗有才智從其兄來朝封和義郡夫人其大首領董卧
卿等皆授以官俄又授國王兄湯厥銀青光祿大夫試
太府卿青遠王弟蘇歷顛銀青光祿大夫試衛尉卿南

國王薛莫庭及湯悉贊董藐蓬女國唱後使湯佛庭美
王鉢南郎唐并授銀青光祿大夫試太僕卿其時西山
松州生羌等二萬餘口相繼內附其黏信部落主夢葱
龍諾部落主辟葱皆授試衛尉卿立悉等并赴明年元
會訖賜以金帛各遣還至八月召韋臯統押羌蠻及西
山八國使其部落至今猶代襲刺史等官然亦潛通吐
蕃故謂之兩面羌也 陳子昂上蜀中軍事曰臣伏見
劍南諸州緣通軌軍屯在松潘等州千里運糧百姓困

弊臣不自恤竊為國家惜之伏以國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也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商旅莫不取足於蜀又京都府庫歲月珍貢尚在其外亦不貲矣今邊郡主將乃通軌一軍徭役之弊使百姓貧窮國用不贍河西隴右資給亦減臣伏惟松潘諸軍自屯鎮以來於今相繼百十餘年竟未聞盜賊大侵而有尺寸之效今國家甘心竭力以事之臣不知其故伏惟念惜臣在蜀時傳聞潘松等州屯軍數不逾萬計糧給餉

年不過七萬餘石可盈足邊郡主將不審支度乃每歲
向役十六萬夫夫擔糧輪送一斗之米價錢四百使百
姓老弱未得息肩比年以來多所逃亡臣伏以吐蕃未
忍即滅松潘屯兵未可廢散若准此賦歛每年以十六
萬夫運糧臣恐更三年吐蕃未殄滅劔南百姓不堪此
役恐非聖神制敵安人富國彊兵之神筭也愚臣竊聞
蜀中耆老評議劔南諸州比來以夫運糧者且一切並
停請為九等稅錢以市騾馬差州縣富戶各為屯駐稅

錢者以完腳價各次第四番運輦不用一年夫運之費
可得數年軍食盈足比如常運減省二十餘倍蜀川百
姓永得休息通軌軍人保安邊鎮京臺府庫河西軍馬
得利供輸臣伏審計便宜體大非一二狀具盡 中大
夫曰陳拾遺論蜀西邊事而首及糧運誠知所先務也
予署司事因治兵使者議買番米回檄開府云松潘重
鎮控馭番寇緩急時有積儲宜先今該道酌議買米萬
石以備不虞誠未雨綢繆之計思患預防之道也第轉

運事宜尚有未盡者茲採之輿論叅之臆見開列數款
于後 一均民運何則松茂邊糧自崇慶郫灌新繁崇
寧溫江六州縣北南路也自綿州彰明江油平武梓潼
五州縣北東路也南路者灌縣買米起運而威茂驗糧
通判督之東路者于江油縣買米起運而龍安驗糧同
知督之其法非不犁然具也但領買者為店戶即包攬
之別名領運者為脚戶即逋逃之淵藪店與脚合則通
同為奸店與脚分則彼此推調積欠盈萬追併虛文邊

儲匱乏職此之由今南路者已議起派各州縣矣均之一餉也東路獨不可倣而行之乎應照例酌派綿州彰明江油平武各州縣而梓潼土瘠穀稀又與餉道偏左特令裁去以安縣代之蓋安縣首建此議當不辭難耳說者曰江灌領運者此脚頭也各州縣領運者亦此脚頭也法更人故能保無弊蓋事不擇人貴行之有法以二驗糧官之事而散之十一州縣無獨任之難以各州縣之米而自徵自解又責成之易何不舍其難以就所

易者乎 一定會計何則松茂各倉有長中短之別焉
自南路言之在西寧安化等一十五處者謂之長倉每
石腳價自一兩一錢二分以至一兩五錢五分在疊溪
普安等八處者謂之中倉每石腳價自七錢八分以至
一兩在茂州廣備等一十二處者謂之短倉每石腳價
自三錢四分以至七錢四分自東路言之在松潘漳臘
等一十二處者謂之長倉每石腳價自六錢二分以至
一兩四錢三分其先年固自有經制也嗣謂彼中官軍

消長不齊故逐年會計雖云詳慎之一端要亦約其大槩耳豈斤斤於計口而食數米而炊者哉州縣藉口於劄付之未到而徵發愆期脚戶垂涎於價值之有餘而趨避易起甚至中途減運進退維谷長倉詮次折乾獨多是邊與民兩病之矣須聽本司會同該道將各倉應運米石即以萬厯三十七年備供三十八年之數為則長短相兼均派二路刻定書冊永為定規倘糧米有剩餘不妨存貯以備用官軍有增益即於流積內接支惟

登報循環明白無紊庶乎人易遵守餉可尅期一慎
稽查何則往歲邊儲本司只管徵發該道只管收貯而
中間遲速完欠未之盡聞精神氣脈殊不貫串且於江
灌起脚之地即為查驗米未就道而復歸家矣聽憑糧
官閒暇之時始行給發士久待哺而何以應急乎宜早
備行運米各州縣九月開徵頭運不得過十一月二運
不得過次年正月先儘長倉中短次之每赴本司支給
脚價即以該運倉口米石數目報驗本司仍給限票二

張一給該州縣一另發緊要地方如東路則江油小河之類南路則灌縣茂州之類遇某州縣糧到該地方官即以本司原票馬上遞報倘不如期如數者行該州縣查究其完納一倉即取一倉硃串申繳不必拘泥一州縣全完致病守候一酌審米何則審米之說自萬厯二十二年起至今止或行或否迄無定規議復議寢有同聚訟大抵職邊防者欲有備而無患司出入者恐額外之不敷均為地方計也今據該道該將買米萬石以

備緩急仍以五年為率每年於正數內減運二千在目
前雖似驟發在日後無損絲毫是邊儲與財用兩得之
矣每米一石腳價共銀一兩八錢六分計一萬石該銀
一萬八千六百兩備行松潘道差官赴司支領前數其
委買員役派頓倉口與平稽核完欠數目俱聽該道酌
行即以三十七年備供三十八年額內減運二千石至
第五年預買扣除悉仍舊貫時大中丞俱可其議但
以東路糧米改派綿彰等州縣徑運一節第不知人情

樂就否須再一查議務使小民稱便經久可行隨移會該道牒稱行據綿州申稱行據彰明縣申拘集四鄉里老楊希賢等訴稱本縣每年額徵大糧四千餘兩每年除存留支給官吏師生俸廩并兌買賞番布疋共去銀八百四十六兩零解司大糧尚有三千二百有奇如將前項大糧盡徵本色十分便益且貧民毫無生理得領腳價往來度日誠為便益該本縣看得坐派糧米民情之樂從已無疑矣即以本縣應解大糧註定米價盡數

派成米石九月秋成徵收入倉領腳價募夫起運不易之策也又據平武回稱本縣原係土司改流並無解司糧餉其本縣應買之數照依舊則徑赴本司請發米腳價銀下縣僉令殷實買米雇腳赴倉完納徑取通關銷繳倘有違悞本縣敢任其責等因到州該攝州事羅江縣知縣夏之鳳查看得邊糧關係甚重腳頭貽害已深不一改絃而易轍非惟於邊無濟抑於民有累也祇為奸猾資耳本州頗產穀米比照南路一例徵解可近無

累于民而遠有裨于邊矣即脚頭垂涎盤據難以准從又該本道看得買運松潘東路糧米俱係各州縣市棍營充脚頭領銀隨費遂致邊儲日虧逋欠日甚今改議各州縣糧米徵收本色赴領脚價徑運該倉誠為妥當既經行據各州縣回報民皆樂從但平武縣不產五穀或發銀令該縣僉報殷實承買准此又該本司看得輸邊重務也改革難言也苟非小民之所樂從則不可行即行矣亦不可久寧為慎重勿失鹵莽長策也但江綿地

方頗皆產米米價每石五錢者其常也松邊之米定價五錢三分倉斛又縮於市斗焉此在百姓享什一之利而司帑省出入之煩也且米但徵之民耳非即民運也州縣赴司而領腳價仍舊雇腳譬如商販然分運者以母錢付託經紀買貨隨手花費而貨不可必得徑運者買成貨物雇腳盤運可計程而抵舍矣此無論東路即南路亦然既經覆查前來相應備行該道轉行綿州江油彰明二縣遵照自三十八年為始照坐定糧米於各

州縣大糧起派每石照例折銀五錢三分平武縣原無
大糧照舊赴司領價其年例腳價俱聽本司請發行各
掌印官董理雇腳起運及照梓潼縣僻遠又非產米之
處應行裁革安縣詳允之後愿由南路姑聽其便容本
司額坐倉口刊刻書冊通行遵照右有買運邊糧書冊
刻在藩司 杜甫代渝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臣
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洎海隅萬里百姓感動喜
王業再造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至於此然

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唯獨劍南自
用兵以來稅歛則殷都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
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
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自勤勉充備百役
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
再脅普合顯顯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况
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
川哉伏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

失定兩川之異同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
出鎮哀罷人以安反仄犬戎侵軼郡盜窺伺庶可遏矣
而三蜀大府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狽哉不即
為之臣竊恐蠻夸得恣屠割耳實為陛下有所痛惜今
梁州既置節度與成都足以久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
數州於內幕府取給破弊滋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
益坦為聲援是重歛之下免出多門西南之人庶幾有
活望焉必以戰伐未息勢資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

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歷歲時非所以塞衆望也臣
於所守封界連接梓州正可為成都東鄙其中別作法
度亦不足成要害徒擾人為伏惟明主裁之勅天下徵
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損之又損劍
南諸州亦因而復振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閫
以仗賢俊請慎擇重臣有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勲
庸于當時扶泥塗於已墜借如犬戎倣擾臣素知之臣
兄承訓自沒番以來長望生還偽親信於贊普探其深

意意者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同謀誓衆於前後沒落之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封進上聞屢達臣兄承訓憂國家緣邊之急願亦勤矣况臣本隨兄在蜀向二十一年兄既辱身蠻夷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分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敢竭聞見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福也愚臣之幸也 天寶元年孫逖為宰相賀隴右破吐蕃

表云臣等先在城中因奏事陛下謂臣等曰朕料至重陽已來諸軍必頻尅捷臣等欽承聖旨詎測神功近者隴右果奏斬獲莽布支并生擒獫狁王及蠻駕將迴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又奏西山將士分為五道破吐蕃城堡鎮柵等四十餘所四鎮節度馬靈察又奏破吐蕃不可勝數并開護密識慝等數國共為邊捍者數旬之間三方告捷應如影響合若符契禁暴如武盡決如宸衷知來似神更超於繫表斬級獲醜陷陣隳城分南方

之五將舉無遺策道西城之諸蕃仍為外蔽百戰百勝
以夸攻夸高居九重懸料萬里所以彰睿略之天贊知
犬戎之日蹙臣等忝陪巡幸預奉德音踴躍之誠實倍
恒品無任欣慶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大厯十年常
衮賀劍南破西番表云臣某言今日伏見劍南西川節
度使崔寧所奏露布十一月七日於劍南大破吐蕃斬
首八千五百級生擒九百四十二人獲牛馬器械一千
萬計者陛下以西戎負恩連歲設備近興武旅遠鑠王

師故隴上無虞邛南每捷事同符契謀動鬼神凡在臣
庶不勝慶快伏以西蜀一隅犬戎乘隙聖謀潛運藩帥
龔行以我同力出其不意故得邊兵無遺鏃之費狂寇
有與尸之凶名王首將既充俘馘要塞堅城亦入封守
神武之德莫測掃除之勢足徵天聲一臨風動萬國則
方隅不擾候我綏懷今夏大同期於指掌臣等覩茲大
捷愧乏嘉謀慶躍之誠實倍恒品 貞元元年韋臯破
吐蕃露布云尚書兵部臣韋臯等言臣聞天討有罪兵

應者勝義者王夸不亂華師直為壯曲為老多助之至
四極爰輳貞觀則同羅擊延陀開元則九姓殄默啜曰
商莫不來享犯漢雖遠必誅德風鷄乎河源武節愴乎
月窟率寧人之有指先元戎以啟行信用威光祖宗不
以賊遺君父恭惟皇帝陛下宣昭義問數寧武功續八
葉之鴻圖奮四征之雄略懷梟鷁銷祲沴稟仰太和剪
鯨鯢清郊原掃除羣穢王猷允塞我武惟揚奇幹善芳
各修貢職條支若木咸順旨令邇積石之遐陬有吐蕃

之醜類侵敗王略倍奸齊盟乘邊將之騁兵瞰戎亭之
虛候為蛇豕食上國盡盜河湟帥蝥賊搖我疆再驚畿
甸騎璫致於深入鑾蹕至於親屯擱然授兵協以謀我
尚納汚而含垢姑通事以結和清水之盟未乾好時之
師已聚指涇靈而徼賂闔鹽夏以擣虛夸德無厭弗悔
衽金之旤楚氛甚惡輒興東甲之謀蠢爾為讎整居匪
茹維時南詔慕化中朝先零之質諸羌雄嘗并力康人
之率百濮罔不離心頓顙於邊受命於吏斷匈奴之右

臂羈南粵以長纓燕貉輸致騎之勤晉戎成犄鹿之勢
彼既失鐵橋之險我遂克峨和之郭盍竄匿於龍堆復
虔劉乎鱗塞戍我守將墮我陴隍修戈矛而與同仇靡
室家不遑寧處臣等請奮其旅以殲乃讎鳳翔振武靈
武之騎獵其西邠寧太原涇源之兵震其北率山南熊
羆之校暨東川獬虎之師烏蠻撓其腹心回鶻擣其肘
腋衆素飽矣壹大治之諸將陳洎等統五萬軍出十一
道濟師西顓之半策勛北陸之初邊平七城斬馘萬級

獲鎧械五十萬計燔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而圍昆明
將決勝而定青海為東境五節度大使論莽熟釋朔方
之衆援維州之城九攻九却之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速
連連執訊矯矯獻囚不然我薪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
解拂廬魚潰甌脫兔犇谷靜山空行就焉耆之僂區殫
域滅訖聞聖智之降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
里運竒堂上之兵守在四令制勝目中之虜勒功滇池
之柱植表赤領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軍用命克

何力馬臣等承帝之明敵王所愾開遠門揭候坐收西
極之舊封紫微殿受俘重覩昆丘之茂績臣等無任慶
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令狐楚賀
劍南奏破吐蕃表臣某言當道進奏院狀報六月某日
劍南節度使韋臯狀奏破吐蕃五千餘衆生擒大酋官
七人陣上殺一百五十餘人收獲牛馬四百餘頭足器
械一千五百餘事者吉語遠及歡聲相接中賀臣聞順
實臣道伏順者至柔而全禮為天經無禮者雖衆必敗

陛下君臨萬國天覆兆人恩覃於幽微澤及乎荒遠蠢
茲蕃醜假息西陲惟天地含宏之心未能剪滅以豺狼
貪戾之性輒肆陸梁爰整其師不攻而取此皆降睿略
於天下頒明謀於閭外制士之死命得人之歡心所以
殪戎如羊破虜如蝨毆彼牛羊獲其侯王威加于殊域
武暢乎羣動自然赤山之壤可蹈清淫之波可涉必當
封土刻石以垂天聲戎臣司武獲覩其慶不勝歡抃之
至 權德輿賀雲南軍破吐蕃劍山保定城表云臣某

言伏見劍南西川節度使某官某所奏兵馬使宋晃前
月十八日與雲南軍合勢攻破吐蕃劍山保定城當日
斬城使者伏以聲教所被遐邇大同蠢茲西戎尚有遺
類或犯亭障且稽靈誅陛下靈筭無窮天威遠震以夸
喬感恩之衆佐藩隅制勝之臣取以多方累獻戎捷事
皆前定必稟聖謨斬將搴旗出於料外堅城便地書落
穀中通荒服會朝之途絕餘孽窺覲之隙奉威懷之命
以律而藏兼夸夏之師在和而克此皆陛下神武潛運

妖氛永清由是成擒自當盡敵臣等謬當樞近媿乏廟
謀幸覩成功不勝大慶無任欣抃之至謹奉表陳賀以
聞 宋羅泌蜀山世紀論曰嗚呼山川設險此天地之所
以限疆界也嗟人之生雖聖且智其精神固有限劑而
動地之不可極今古同也奈何多欲之君溪心壑志貪
以取敗然後百罅啟而天地閉矣予讀揚雄蜀紀而感
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夫蜀之為國富羨饒沃固自一
天壤也西番東漢北秦南廣一障之隔自生民以來君

君世紹蜀不知有中國而中國亦莫知有蜀五帝以來
羈縻服外蜀固不為中國少而中國亦不為蜀不足也
周衰之時蜀王貪恠求欲無厭故秦惠得以圖之飾妖
嬈之子劉怪誕之牛以誘其衷而後褒斜之路棧矣以
故秦入得蜀之資而遂併天下自是蜀山不閉莫有其
有至于今為中州則貪求之所致也一自中國之有蜀
也故不可謂之無利也予既讀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
通中國者及讀陳子昂之疏而又幸蜀之不通於吐蕃

也夫吐蕃之於蜀猶昔日之秦於蜀也方其挈唐之兵
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幾十載矣未嘗亡一旅也以
薛仁貴郭待封彪武之將肩十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
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
之上竟不能俘一醜而關隴為墟可謂彊矣然其涎垂
全蜀之珍如是之久而不得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絕而
障塞之不通也胡為議者欲以梁鳳巴蜺之兵開蜀道
絲雅州以討生羌而襲吐蕃夫羌人固未易討而昔者

東漢之所繇喪敗者也嗚呼其亦幸而不成歟萬一生
羌可破而蜀道遂開則蜀之瑤庫自此轉而西矣使我
而得吐蕃其財固不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以穡也而
徒戮無辜之民竭有常之帑以徇之爾其或得之而得
以穡亦何異於釋近墾而創遠業乎又何異於舍己之
田而芸人之田者也况己之田舍矣而他人之田未及
芸邪昔者漢之武帝好大而喜功使者張騫乃反誇以
西域之富於是噉丘以爭之四十年間中都之財賦夏

國之生靈略盡於西域矣非不得其地也得朔方之郡而自不能以耕也非惟不能耕也得朔方之生而棄上谷遼陽之熟以此故矣其所以危士臣以締怨者得大宛良馬數十而已使齊楚之巨擘怨而交訟所爭亦不啻是一何默邪嗟乎武之轍既覆於前矣而隋之裴矩又以西域之圖蕩煬帝之侈心於是親出玉門置伊吾且末而闕右蕭然始恃盛彊卒歸狼狽此魏公之所以傷之者也顧不遘與予常言之溟渤洪漲此天地之所

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北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陷河
懸度之設乎西瀚海沙子之設乎北北天地之所以遮
西而制北者也徼障霧於東維界黑水於南極泄流沙
於西陲決弱水於北滅北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請試
舉一隅以憲之方昇明之二年委王奉表以條其祖之
勛謂東西之所服者二百九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
也倭王之所服者也其所不服者幾什伯君其盡制歟
支顯西遊道其所記亦數百國比于甸以西國也支顯

之所知者也其不知者又不知其幾也知猛法盛之錄
曇勇道安之傳審至之國不下三四五百大延四域之
使魏氏四道之賓所奏之國亦不下三四五百此世之
未嘗聞者也是數千國者固俱樂土也其地可謂遠矣
而其人亦未嘗有能道天之涯地之角者惡乎貪而不
知已邪慮亂者穿其頤志遠者賴其目黃帝堯舜非不
能服遠也而所守者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
不過曰詰爾戎兵陟禹之迹而已夫禹聲教暨於四海

而其制中國若是截也伊尹四方之令狗國豹胡亦不
過三十有六國來者不可拒往者不爾追又曷嘗勞吾
氓宣吾府而奉之哉噫先王之政教其施於中國者蓋
詳矣推先王之政教以治中國則禹之所制不為少矣
不繇先王之政教則禹之所制猶將不異於域外彼以
遠畧誇後世而不詳乎其內者是豈禹之心也哉末世
之君不知古者之所以為國而以貪求速敗豈禹反惑
邪嗚呼其亦不聞蜀漢隋氏之事則已矣少有所知有

不為之寒心哉 陳子昂感遇詩丁亥歲云暮西山事
甲兵贏糧匝邛道荷戟爭羌城嚴冬陰風勁窮岫泄雲
生昏曠無晝夜羽檄復相驚拳跼競萬仞奔騰走九冥
籍籍峯壑裏哀哀冰雪行聖人御宇宙聞道泰階平肉
食謀何失藜藿緬縱橫自註云天寶六載丁亥吐蕃圍
松州也杜甫西山詩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煙塵侵
火井雨雪閉松州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
壘回首得無憂嚴武軍城早秋詩昨夜秋風入漢關朔

雲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騎虜莫遣沙場尺馬還杜
甫和云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
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薛濤罰赴邊有懷上韋令公
詩聞道邊城苦今朝到始知羞將門下曲唱與隴頭兒
其二蕃寇猶違命烽烟直北愁却教嚴譴妾不敢向松
州我明楊慎雪關謠云雪關謠者途人思何將軍也雪
山關雪風起十二月斷行旅霧為箐冰為苔馬毛縮鳥
鳴哀將軍不重來西路何時開按將軍名卿字蓋臣合

肥人成都前衛指揮僉事弱冠即戎正德戊辰守備威
茂庚午征流賊手刃數人值東蠻出劫安縣警連大印
落鬼蠻圍壩底城二旬卿出奇破之又報捷於土門威
名大振庚辰論功晉指揮使擢都指揮視閬篆嘉靖
壬午充小河叅將未幾世部亂遷永寧叅將擒隴政支
等繕城署建學校瀘人多繪像祀之丙戌擢松潘總兵
時南路梗塞數十年矣公至悉圖恢復改河修堡鑿險
為夷於是始通癸巳奉命專征茂州五寨殊死戰奪虎

頭崖等險克平十一寨進中府都督僉事仍領松鎮得
節制東南大修長安馬路師家永平等堡於善地增修
禦寇靖虜諸墩以扼險儲薪利用鑿泉便汲隨處賴之
復裁省各路每年安班番賞以萬計沿邊建營為間二
萬有奇夾路邊垣障蔽一千餘里丙申渾水溝等蠻復
叛一鼓平之庚子進都督同知癸卯用言官議以名將
徵入本兵會推總督禁營力遜避乙巳奉勅提督東官
廳聽征總兵官會蜀白草蠻叛撫臣疏請大征兵擬三

萬有奇糧擬四十萬石時值大饑公至惻然兵減三分之二糧減十分之九因敵為糧用降為導直搗巢穴盡殲渠魁餘黨請降獻地輸貢皆其力也公為人清心寡慾號令嚴明恩威兼濟動中機宜平時涉獵書史咨訪邊務身先儉孫以風武弁邊氓父老謂丁大夫之後一人而已

蜀中廣記卷二十八